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# 趙氏孤儿

元 紀君祥



# 赵氏孤儿

(元) 纪君祥 著

## 剧情简介

晋灵公在位时，最信任的是文臣赵盾、武将屠岸贾。由于文武不和，屠岸贾一心要除掉赵盾，他曾派勇士锄麂刺杀赵盾，但锄麂竟自己触树而亡。后来灵公赏给屠岸贾一只西戎国进贡的名唤神獒的狗，屠岸贾生出毒计，他派人在后花园扎上一个与赵盾一样打扮的草人，并在草人腹中悬一副羊肠，然后让饿了五、六日的神獒，将剖开的草人腹中的羊肠饱餐一顿，如是几次三番，试验了百日后，便对晋灵公说，那只神獒有辨别不忠不孝之人的本事，灵公很高兴，同意将神獒用来一试，结果，神獒一入大殿，就扑向穿紫袍的赵盾，赵盾绕殿而逃，殿前太尉提弥明十分恼怒，用瓜锤将神獒劈成两半。赵盾逃出殿门，准备乘自己的驷马车，谁料屠岸贾早已使人卸去了两匹马和一个车轮，正危急时，出现一位壮士，一臂扶轮，一手策马，将赵盾救走了。这位壮士就是赵盾曾在桑树下救助过的饿夫灵辄。赵盾逃脱后，屠岸贾在灵公面前挑拨，将赵盾一家三百口诛尽杀绝。赵盾有个儿子叫赵朔，是灵公的驸马，屠岸贾又假传圣旨，给他弓弦、药酒、短刀赐死。赵朔临死前给已怀孕的公主留下遗言：如日后生子，就唤做赵氏孤儿，待长大后为父母雪冤报仇。

赵朔用短刀自杀身亡，公主也囚在府中。屠岸贾听说公主生下赵氏孤儿，为斩草断根，派武将韩厥把住府门，还到处张挂榜文，有谁掩藏孤儿，全家处斩。只等孤儿满月，即令杀死。

公主被囚府中，悲愁万分，为了孩子活命，只得求助门客程婴。程婴是个草泽医生，他很同情赵家的遭遇，答应相救。公主托孤后，即自缢而死。程婴将孤儿放进药箱，伪装出门，被把门的韩厥查出，情势十分危急，程婴晓之大义，感动了韩厥，最后，韩厥放走了程婴和孤儿，自己拔剑自刎。

屠岸贾得知赵氏孤儿逃脱，气急败坏，传令将全国半岁以下，一月之上的婴儿全部捉拿，格杀勿论。程婴十分焦急，便赶往太平庄，请曾任宰辅、现闲居在家

的公孙杵臼帮忙。程婴为报赵家之恩和使全国婴儿免难，愿意让自己未经满月的儿子冒充赵氏孤儿，请公孙出首告发，这样牺牲程氏父子，来保住赵家血脉。公孙却主张让程婴去告发，自己已年及七十，愿赴一死。两人争着赴死，最后程婴拗不过公孙，便将赵氏孤儿抱回家，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太平庄，然后去屠岸贾那儿“告密”。

屠岸贾听得程婴密告，即带了程婴和差人亲赴太平庄，捉拿了公孙。公孙在屠岸贾面前不承认私藏赵氏孤儿，并大骂程婴，屠岸贾命程婴拿棍拷打公孙，逼迫他“招供”，公孙最后只得“招”了。手下人这时也从土洞搜出婴儿，屠岸贾冷笑着将婴儿剁成三段，程婴心似油浇，但还得忍住悲痛。公孙撞石阶而死，而程婴因为“告密”有功，被屠岸贾视作心腹，并将他的孩子认作义儿。

一晃二十年过去，赵氏孤儿已长大成人，他在程婴家名叫程勃，在屠岸贾那叫做屠成，文武兼得，只是尚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。程婴为了让他明白身世，故意将从前屈死的忠臣良将，绘成一个手卷，留在书房。程勃看到手卷，不甚明白，只好请教程婴。程婴便乘机将赵家如何被陷害以及托孤救孤的详情讲述了一遍，最后告诉程勃：“赵氏孤儿便是你！”程勃听罢，恍然梦醒。

程勃很快就奏明晋悼公，并遵悼公之令捉拿屠岸贾。在闹市处，程勃候着屠岸贾，说道：“我就是赵氏孤儿。”屠岸贾惊魂未定，就被擒拿。悼公传旨，将屠岸贾凌迟处死，程勃复姓赵，赐名武，袭父祖爵，韩厥后代仍为上将，程婴赐田十顷，公孙杵臼立碑造墓。

# 白话故事

## 一、慕英名，刺客撞树死

春秋时代。

晋国勃兴，雄踞汾水之滨，虎视眈眈，争霸中原。晋文公时，内政修明，军队强大，上下一心，精诚团结，城濮一战，大胜楚国。战后，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，周天子也被召来参加，晋文公被册命为霸主，晋国一时盛极。可到了晋灵公，他暴虐无道，戮杀忠臣。围绕赵氏家族的惨祸，演出了一段惊心动魄、悲怆壮烈的故事……

玉兔西垂，月光斜斜地射进晋国赵府下宫高大的宅院，无力穿透正房门前两棵大槐树浓密的枝叶，大槐树的浓荫显得越发沉重，遮得靠近窗户的丛丛美人蕉一点也看不见。万籁皆寂，只有蟋蟀时或吟唱，突然，瓦片轻轻一响，墙头有个黑影一闪，一个手提利箭的汉子跳进宅院，大槐树的浓荫立刻吞噬了他矫健的身影。一会儿，这汉子箭步跃过丛丛美人蕉，蜷缩到透出一片微光的书房窗下，他左右扫视，见别无动静，只书房门大开着，便轻轻挪步过去窥望：一位老人，苍白眉发，方正脸庞，朝衣朝冠，手持上朝用的象笏，端端正正坐着，看来是准备去上早朝，神色万分恭敬。这正是当朝的相国赵盾。提剑的汉子不禁看呆了。他本是边地的一位将官，名叫锄麂，新近才调任到京城任大将军屠岸贾的侍卫。此刻他想：我自己的主人屠岸贾每次将上早朝时，朝服不整，拥妾饮酒，朝冠抛弃一旁，象笏左右传掷，哪有这般恭敬？他早就闻说赵盾的英名，如今亲眼目睹，不想是这等英豪俊才，恭敬知礼。看着想着，锄麂沮丧起来，心下自责道：我接受屠岸贾的命令来刺杀赵盾，这算什么事呢？赵盾时刻不忘恭敬礼仪，这样的人是百姓的主心骨

啊！他犹豫了，一时间不愿下手。这时，谯鼓已交五更，赵府重门洞开，仆从们备马驾车，堂上堂下灯光人声。锄麿着急起来，心下里打算着：我刺杀百姓的主心骨，这是对朝廷的不忠诚；而不执行主人的命令去刺杀赵盾，这是对主人的不信任，不忠诚不信任二者，谁人沾上一种就会被人唾骂，我真还不如死了的好！于是，他长叹一声，一头往大槐树撞去，霎时间气绝身亡。

听见窗外响声，仆从侍卫们纷纷跑来，书房前火烛通明，人声鼎沸，赵盾也循声出门。一个下人连忙上前报告：“老爷，这是屠岸贾家的侍卫锄麿，看样子是来行刺，不知为何又撞死在这里，如何发落，请老爷示下。”赵盾一听，不禁陷入沉思……

近年来，晋灵公日益荒淫暴虐，他不断增加赋税，搜刮民间，用来广兴土木，雕画宫墙。对此，满朝文武大臣议论纷纷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可是灵公根本不理睬，他只宠幸一位名叫屠岸贾的将军，把他擢拔为武臣之首。

屠岸贾专会阿谀奉承，讨灵公喜欢，他摸透灵公喜欢游戏的嗜好，于是就传灵公之令，动用国库钱财，在城中修造了一座花园。花园中，广植天下名花，只因园中桃花开得最盛最艳，便名为桃园。灵公来此游玩一番，对屠岸贾大为赞赏。屠岸贾又在园中筑起一座三层高台，取名绛绡楼，画栋雕梁，丹楹刻桷，绮窗绣户，朱栏曲槛，登台凭轩，近处的花园美景，远处的市井风貌，无不俱在目下。灵公对此楼更是偏爱，三天两头，便来登临，于是，他越发不问国事，整日沉溺在游戏之中，或游园赏花观景，或登台张弓弹鸟，歌舞宴会，饮酒戏玩，日日不绝。

昨日，屠岸贾召来优人在绛绡楼上排演百戏，桃园外，百姓仰空聚观，人头攒攒。谁知灵公观看一会，就觉腻烦，便取弓弹鸟，人来人往，哪有鸟儿，灵公一时竟无处下弓。屠岸贾在一旁媚笑着，用手指着园外人群，说：“主公，弹鸟何如弹人？”灵公大喜，一使劲，弓如满月，弹似流星，楼下一人已被弹中额头。只听“啊呀”一声，待众人看时，又有一弹飞来，一人被弹中肩胛……园外百姓吓得惊慌乱逃，灵公见状，竟十分高兴，吩咐左右一齐持弓放弹，弹丸雨点般地飞去，百姓啼哭号叫之声，响彻都城。灵公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寡人登台，今日最乐。”

赵盾听得喧嚣，与另一老臣士季连忙前来查察，只见大街小巷中百姓惊慌乱奔，国内上下纷纷在说：“灵公实在不成个国君的样子了！”赵盾、士季见是如此情形，便连忙赶去劝谏。

这会，灵公正在朝中用膳，赵盾与士季便恭恭敬敬地在外等候。一会儿，几个宫女抬着个大畚箕走来，畚箕很沉，压得杠棒吱吱地响，四个宫女抬着，还觉吃力。畚箕滴嗒流着血水，上面盖着衣物，衣物下却露出一双苍白的双手，赵盾一眼瞥见，便拦住宫女询问道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宫女十分惊惶，支支吾吾不肯说。赵盾大怒，

责道：“莫非这畚箕中的人是你们所杀？你们不说，我就斩了你们。”宫女这才战战抖抖地说：“回大人的话。这是御厨，今日主公嫌端上来的熊掌不怎么烂熟，一怒之下就拔出长剑斩杀了他。”赵盾与周围的人听了，惊得面面相觑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赵盾便挥手让宫女抬起畚箕离开了。

沉吟片刻，赵盾对士季说：“主上无道，视人命如菅草，长此以往，国家社稷，危亡旦夕，你我更不可不谏。”

士季点头称是，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主公为人，巧舌强辩，我俩要分别进去劝谏，我先去，要是主公不听，你再去谏一次吧！”赵盾想想，就同意了。

士季恭恭敬敬、小心翼翼的，一走进大门便叩头跪拜。灵公远远望见他，仍端觚下箸，只当没有看见；士季便走进庭院，又叩头跪拜，灵公还是不理他；士季只好更走近前去，待他在滴水檐下叩头跪拜时，灵公再也不能假装没有看见而不理他了，连忙抬起头来对士季说：“寡人知错了，正在准备有所补正。”

士季并没有被灵公自认错误的话语封住嘴，他一边叩头，一边接过灵公的话说：“主公。哪个人没有过错呢，有了过错能够改正，好处是再大也没有了。《诗》上有这么一句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（事情不难有个好的开头，很少能够有个好的结局）。这就是俗语说的要善始善终啊！如此说来，能够把过错补救过来的人是不多的。主公你能善始善终，不仅仅我们作臣子的托您的福，国家社稷也托您的福啊！《诗》上还有这么一句：‘衮职有阙，维仲山甫补之’（穿龙袍的有了缺点，全靠仲山甫来补救它）。主公，您能够把过错补救过来，龙袍也就永远穿定了。”

灵公听得不耐烦起来，又不好发作，脸色阴沉着，一个劲地摆手。士季见此情景，知道再说也无益了，便叩头退了出来。

“大人，怎么样？”赵盾见士季垂头丧气地出来，心中已明白几分，但仍抱着希望问。

“唉！”士季长叹一声，说：“相国，您另找时机吧！”

赵盾一听，便也长叹一声，两人各自退下。

……

夜色渐渐退却，赵盾还站在大槐树前凝思着，那位下人等不及了，便又发声问道：“我们安葬他吧！老爷，真也难为锄麂了！”

赵盾点点头，心思又回到面前的事，他想：这个撞死的武士，莫不就是晋灵公屠岸贾派来刺杀自己的吗？自己怎么办呢？难道能眼看社稷百姓断送在他们手里，而自己什么也不说、什么也不作吗？赵盾低头又瞥见美人蕉绿叶上的斑斑血迹，他抬起头来，望着远方晨曦中渐渐失去了光辉的月亮，又一次下了决心，今日我一定要再次进谏规劝！

## 二、设毒计，奸臣不罢休

屠岸贾宅里，酒宴早已摆开。这时天已大明，宴堂上的烛火刚刚熄灭，一缕缕残烟还袅袅飘动。屠岸贾坐在上首，他的一帮密友同僚分坐两列，他们已经坐了好一会了，可屠岸贾还不举杯开宴。大家知道，这是在等锄麂的好消息呢。酒宴虽未开始，席间气氛却十分活跃，这时，大家正饶有兴味地听坐在右边的一位大臣侃侃而谈，他正说道：“屠岸大人，您出此高策除掉赵盾，既称主公之意，又除己之心腹大患，嘻嘻。我看当今的晋国，您屠岸大人真可谓是首屈一指，朝政大事，非您莫属啊！”屠岸贾一听，哈哈放声大笑起来，嘴里又连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。还靠众位，还靠众位。”宴堂里的众人也随着大笑起来，一时间，笑声不绝，热闹非凡。

在外探听消息的侍卫匆匆走上堂来，他连连叩头，却不说话，屠岸贾等不及他张口，便连声问锄麂在何处，这侍卫惊慌地说：“锄麂撞死在赵家的大槐树上；小的还看见赵盾，他、他上朝去了。”众人一听，顷刻间噤若寒蝉。屠岸贾也气得目瞪口呆。此时此刻的酒宴冷场了，还是屠岸贾先镇静下来，他恨恨地说：“赵盾，他跑得过今天，跑不过明天！来，喝酒！”众人杯觚高举，酒宴就在如此冷冷清清的气氛中开始了。

酒过三巡，众人脸也红了，话也多了。一个长着连腮胡须的将军站起身，举杯为屠岸贾祝寿，并请求以剑舞助兴。大胡须将军身材高大魁梧，舞剑时的步履却十分轻捷，剑光飞旋，亦有刚有柔。屠岸贾眼瞪着这闪闪剑影，心中的腾腾杀气怎么也压抑不住，再加上心内酒热难耐，大吼一声，他一挥手抽出佩剑，猛地向面前的几案砍去，杯盘酒肴哗啦啦倒落在地，众人又一次惊呆了，大胡须将军也停止了剑舞。屠岸贾使劲眨巴一下眼睛，自知失态，但也不想掩饰，离席走进内室。

内室的卧榻旁，卧着一条小牛大小的猎犬，这是西戎国进贡的，号称神獒，自晋灵公转赐给屠岸贾，它便成为屠岸贾的心爱之物。屠岸贾每逢有了什么烦恼，便抚摸着神獒光滑的皮毛，顿时，一股不可名状的快感便从手下传到心田。此刻，屠岸贾半卧在床上，神獒依偎在他身边，吐着红红的长舌，露出锋利的牙齿，屠岸贾单手搂抱抚摸着神獒，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。他摸着摸着，蓦地，他的手停住了，他心中有了一个主意，嘴角不觉掠过一丝冷笑。如此想着，他又起身步入宴堂，笑容可掬地对众人说：“大家快喝酒，快喝！”众人正十分尴尬地僵在酒宴间，一见屠岸贾又换了一副面容出来，虽摸不着头脑，但都舒了一口气，又举杯伸箸，吃喝起来。



太阳升得半高了，耀眼的光芒斜照进宴堂，与宴堂中菜肴腾腾的热气混合在一起，更增添了宴堂中的喧嚣。直到这个时辰，屠岸贾才带着这帮文武大臣离宴上早朝去。这会，还不知道灵公起床了没有呢。

午后，屠岸贾牵着神獒向后花园走去。按屠岸贾的吩咐，从清早起，神獒还不曾进食，一进后花园，它见群雀在树上嬉戏，便吼叫着扑上去，却被屠岸贾手中的铁链拉了回来，群雀轰地一声飞散了。看到神獒这般凶猛的姿态，屠岸贾不禁狞笑起来，接着，他吩咐下人打开一空房，他把神獒牵了进去。骄阳当空，屋里就更显得阴暗了，屠岸贾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神獒似乎也看不见东西，低声吼叫起来。屠岸贾伸出手，轻轻狎弄一下神獒的面颊，吩咐下人把神獒留在这房子里，把门锁上，又吩咐下人用黑布蒙住窗户，不让一丝光线透进去。这时，专门侍候神獒的下人端来一盘扒了皮的兔子，屠岸贾挥挥手，让他端走，又吩咐道：“听着，自今以后，不准给神獒喂食；从明天起，每日只端盆清水进来。”众下人听了，十分奇怪，但不敢发问。陪伴屠岸贾到后花园来的小妾，娇滴滴地推搡屠岸贾一把，说：“大人，您是想把神獒给饿死啊！”屠岸贾狠地瞪她一眼，其他人更不敢随便发问，只能照着去做。

几天过去了，每天，屠府里都能听到神獒饿得嗷嗷乱叫的声音，一到夜里，这声音分外凶残凄厉，吼叫中还时或伴有咬门咬窗的咔嚓声。第五天早上，屠岸贾又率一帮仆从来到后花园，仆从们扎起一个草人，穿紫袍，系玉带，手持象笏，脚踏乌靴，在屠岸贾的指挥下，草人被打扮得与赵盾一模一样，肚子里还被塞上一副羊心肺，仆从们不明白屠岸贾要干什么，有的还以为屠岸贾要念咒施法呢！

“牵出神獒来。”屠岸贾吩咐仆从说，说完便闪在一旁。

神獒被铁链拴着牵了出来，它东嗅嗅西嗅嗅地要找吃的，突然，它停住了脚步，它嗅到了羊心肺的气息，它昂首奋爪要扑上去，只是被铁链拉着，它又暴躁地吼叫起来。

“放开它！”屠岸贾看到神獒饿了五天仍是如此凶猛强健，吼声仍是如此残狠暴怒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便又吩咐道。

神獒猛扑向草人，一爪就撕开了草人的胸脯，连扑带咬，一会儿功夫，羊心肺被吃得一干二净，那草人也被撕咬得稀巴烂。看着这一切，屠岸贾得意地大笑了，笑声夹在神獒的猛吠中，回荡在后花园里。听到这笑声与吠声，仆从们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什么，一个个不寒而栗。屠岸贾仍奸笑着走上前去，抚摸着神獒光滑的脊背，又让人把神獒牵入阴暗的空房里，仍吩咐只给它清水，不供食。

神獒又连着饿了五天，待它再一次被牵出来，见到赵盾打扮的草人就扑咬上去，一爪就撕开草人的紫袍，扯出羊心肺来吃。就这样连着几次，几个五天过去

了，屠岸贾心想：这下神獒该记住咬谁了吧！待我牵到朝廷上，可够你赵盾受的，哼哼，我说你跑不了吧！

又一个上朝日，满朝文武已排列两旁，屠岸贾才手牵神獒姗姗而来，神獒被用黑布蒙住双眼，跟在屠岸贾后面走上大殿，屠岸贾牵着神獒，边走边得意洋洋地四下里张望着，目光找到赵盾，便皮笑肉不笑地冲赵盾点了点头。

晋灵公进朝坐下，赵盾抢先一步奏道：“启禀主公。大将屠岸贾目无法纪，欺压百姓，骄横暴虐，专进谗言；今日又擅将恶犬带上朝廷，实为无法无天，请主公明断制裁。”晋灵公一下子不知屠岸贾搞什么名堂，于是只是瞪着屠岸贾不说话。

屠岸贾手牵神獒走出朝列，叩头禀呈说：“主公，容臣下禀报。西戎国原进贡主公神獒，主公赏赐给臣下，臣下最近才探知，神獒本是灵异之物，谁个是不忠不孝之人，它是认得的。今主公朝廷中有不忠不孝之人，请主公一试神獒。”

晋灵公听了，心中大喜，便说：“爱卿所云之物，我倒是听说过的，尧舜之时，有神兽名曰獬豸，能分辨曲直。没想到爱卿也有此灵异之物，爱卿可一试。”

屠岸贾抚摸一下神獒光滑的脊背，扯掉蒙在狗眼上的黑布。神獒瞪着眼睛，转了几下头，便望见一人穿紫袍，系玉带，手持象笏，脚踏乌靴站在晋灵公坐榻旁边，这人正是赵盾，神獒想起羊心肺的美味，便忍不住嗷嗷吼叫起来，它挣着铁链要向赵盾扑去。晋灵公一看，心想：这可奇了。他心里也巴不得神獒赶快去咬杀赵盾，便说：“屠岸爱卿，你放开神獒，让它去认不忠不孝之人，咬不忠不孝之人。”

这里屠岸贾早有准备，一撒手，神獒便猛地向赵盾扑过去，赵盾一躲，本能地藏到殿柱后面，撒腿就跑。神獒一扑不着，更恼了性子，赶着赵盾就咬。满朝文武都惊呆了，一个个不知所措，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机，殿前太尉提弥明手提瓜槌挡住了神獒。提弥明早就痛恨屠岸贾专擅朝政，只是碍于官职不大，不便在晋灵公面前说什么。今日正值他在殿前值班，见屠岸贾牵着神獒进殿，就有了戒心，早把瓜槌握在手中，此刻见屠岸贾放出神獒来咬赵盾，心头怒火万丈，挥着瓜槌就扑上来。神獒见有人挡路，眼更红了，大吼一声，窜跳着扑来，提弥明稍稍把身子一侧，一瓜槌正打在神獒的腰骨上，神獒一下子软了半截，瘫在地上，提弥明就势，一只手抓住神獒的脑勺皮，另一支手扳住神獒的下巴，唰啦唰一声，神獒被提弥明撕成两半，扔弃在地。

这时，赵盾已知屠岸贾与晋灵公的害己之意，他快步奔出殿门，一边还高声叫喊着：“不用人而用犬，虽然勇猛可又有什么用？”他乘提弥明解救自己的机会，夺路向驷马乘车跑去。

屠岸贾追出殿门，一挥手，埋伏在殿门外的武士便跃身出来，挺戈挥剑向赵盾杀来。屠岸贾今日下了戮杀赵盾的决心，他早已作了各方面的准备。

赵盾在提弥明与其他几个仆从拼死掩护下，奔上自己的驷马乘车，他回头一看，乱兵之中，驭手与提弥明、仆从等人纷纷被刺杀身亡，便十分惊慌，急忙扬鞭赶车。可是驷马乘车一动也不动，赵盾定睛一看，驷马被人放走了两匹，再一看，一边的车轮也被卸掉了。放走马匹，卸掉车轮，不让赵盾逃出死地，这正是屠岸贾毒计，这时，赵盾心里暗暗叫起苦来。

### 三、灵辄贤，临危救恩人

屠岸贾的武士呐喊着冲杀上来，其中一人像是晋灵公的甲士，冲在最前面，他高举大干，本来就很大的嘴因狂喊而显得更大了，转眼他已冲到车前。赵盾心想，这下子没救了，他闭上眼睛，横下心来等死，不料，耳边传来一阵话语：“大人，别害怕，我搭救您来啦！”赵盾睁开眼睛，那个晋灵公的甲士站在自己面前，他一臂抬起车轴，一手挥鞭驭马，随着一声大喊，乘车跑动起来，越跑越快，终于冲出重围，杀出城门，来到旷野上的一棵大桑树边，车才停下。

赵盾已从惊慌中镇定下来，他跳下车，拉起甲士的手说：“壮士，感谢救命之恩！感谢救命之恩！”说着就要跪下拜谢，甲士急忙扶住赵盾。赵盾又说：“壮士，快把您的姓名、住址告诉我，来日定当重重相报。”那甲士微微一笑，用手一指大桑树说：“大人，您不记得大桑树下的饿夫了吗？”说罢，不容赵盾回话，就抽身独自飞奔而去。

原来，晋灵公的这个甲士叫灵辄。当初，赵盾到首山去打猎，他追赶一只受伤的麋鹿来到一棵大桑树下，那会，灵辄正僵卧在那里，他已奄奄一息了。赵盾见了，便上前探问，灵辄有气无力地回答说：“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。”

赵盾奇怪地问：“这满树的桑椹，你不会摘来吃吗？”

灵辄说：“君子不食不义之食。我此刻躺在树下，桑椹有知，自会落在我口中，桑椹无知不落，我宁可饿死也不去摘食。”

赵盾心中敬慕之情顿生，他马上吩咐仆人给他端来一份食物，灵辄狼吞虎咽，但只吃了一半，就停嘴不食，把另一半食物存放起来。

赵盾又奇怪起来，问：“你为何不吃完呢？”

灵辄回答说：“我出家门去给人家当仆隶已经三年了，不知我的老母亲还活在世上没有。现在已近家门，请允许我把这半份食物留给她老人家。”

赵盾听了，不禁赞赏道：“真是孝子。”就让他把那份食物吃完，又吩咐仆人给他另准备一小圆筐饭食与一大块肉，一同放在一个大口袋中，让他带回去孝敬他

母亲。灵辄不推辞,也不称谢,背起口袋就走了。他后来当了晋灵公的甲士,没想到他在这个时候赶来搭救了赵盾,报答了赵盾的一饭之恩。

.....

灵辄此刻也不让人家推辞,也不让人家拜谢就离开了,赵盾久久地望着灵辄远去的身影,虽然他已想起当年大桑树下的一幕,但他仍不知道灵辄的姓名与住址。壮士的侠义行为解救了赵盾,也深深感动了赵盾,也更激励了赵盾为正义而斗争直至献身的决心,此时此刻,他决心与屠岸贾之流势不两立,拼战到底。

## 四、假圣命,赵家满门斩

晋灵公作恶多端,自取灭亡,在他登位的第十四年,被赵盾的侄子赵穿率诸大臣弑杀。屠岸贾一时失势,惶恐万分,跑出京城躲了一段时间,又托人不断向赵穿诸人求情,赵穿诸人忙于安定灵公被弑后的局面,为迅速安抚人心,不宜过多杀戮,竟一时放过了他。这以后继位的是晋成公,待到晋景公时,屠岸贾又深得宠幸,他不但恢复了旧日的势力,而且更加炙手可热,但赵家仍是他的一块心病,他知道,不除掉赵家,他就不能专擅朝政,也不能实现他更大的野心。晋景公三年,赵盾逝世,屠岸贾便凶相毕露地向赵家挥起了屠刀。

本来,晋景公眼瞧着赵氏家族强盛,心中十分担心。再说当年晋楚城濮之战,赵家子弟桀傲不驯也使晋景公恼火,晋景公想治罪,可又不敢下手。屠岸贾早就摸透了晋景公的心思,一日,他私下进见,对景公说:“主公,当日赵盾支使赵穿杀弑先君灵公,这个罪可太大了,主公没治他们的罪,他们反倒广招门客,暗藏兵器,不知他们要干什么?朝廷上下都十分不满呢。”晋景公心中大怒,又听有人支持自己,就下令让屠岸贾去查抄赵家。晴空里霹雳闪电,屠岸贾率领武士包围了赵府下宫,他们如狼似虎地扑来,大槐树下,尸体横七竖八,美人蕉前,鲜血流注成河;霎时间,赵府三百余口成了刀下之鬼,连仆人不曾走脱一个。声势赫赫的赵氏家族,此刻只剩下了两个人:赵盾的儿子都尉赵朔与赵朔的妻子庄姬,庄姬是晋成公的姐姐,晋景公的姑姑,只因晋景公母后与庄姬相敬互爱,景公特意吩咐留此二人。

收兵回府,屠岸贾在堂上焦灼不安地走来走去,斩杀赵氏家族三百余口时的那股得意与满足已经过去,现他正为留下赵朔与庄姬而大为恼火。他心中暗暗地盘算着:赵朔是个驸马,当时我不好擅自作主斩杀,可留下赵朔,无疑是留下一个祸根,俗话说剪草除根,我怎能让赵氏萌芽再发呢?赵氏一绝万年,这才解我心头

之恨，去我心头之患。屠岸贾想来想去，便打下主意一不作，二不休，便召来一个将官，说：“听令：接景公之旨，赐死赵朔，你作使臣，快去快回，再来复命。”

使臣走后，屠岸贾又得意地笑起来：“景公啊，看你拿我有什么办法？待赵朔一死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料你上了我的船，可就难下口了！”

下宫赵府里，赵朔想着自己家族如此悲惨下场，如今只剩下自己与庄姬两个，悲痛万分，抱着庄姬哭得死去活来。庄姬也哭得泪人一般，但还勉强支撑着劝慰赵朔。

赵朔好不容易停止了哭泣，但他心里却更清楚了，他抽咽着对庄姬说：“夫人啊，屠岸贾心狠手毒，我家三百余口被他诛尽杀绝，虽然我俩被景公一时保护，但屠岸贾这老贼一定不会放过我的！”

庄姬听到这里，惊魂未定的心反而平静下来，她说：“夫君，你死我也去死，我俩一块死！”

赵朔一听庄姬这话，顿时急得话也说不出来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夫人，夫人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能死啊！”

庄姬此刻却号啕大哭着说：“夫君啊，你死为什么不让我也死啊！”

赵朔说：“夫人啊！你可要为我们赵家想想啊，你身子有孕，这是我们赵家的根，你可一定要让孩子生下来呀！如果生个女孩，我也没什么话说，如果生个男孩，我就给腹中的他起个小名叫赵氏孤儿，让他记住赵氏的冤恨。给他起个大名叫赵武，我要他长大成人，给我们赵家报仇雪恨。夫人，你可不能死啊！”

庄姬一听是此情此事，只好把头点了点，但又忍不住哭泣起来。

“赵朔听诏！”一声喊，使臣走进赵府。正堂上，赵朔夫妇虽然泪痕满面，却也早已规规矩矩地跪着了。使臣先是看到赵氏的一派凄惨景象，此刻又看见赵朔夫妇如此模样，心中甚觉不忍，但他仍语气严厉地大声说：“赵朔下跪，听读诏书：赵氏一门，不忠不孝，欺罔君上，残坏王法，将赵氏满门良贱，尽行诛戮，尚有余辜，不解众恨。姑念赵朔是一脉之亲，不忍加诛，特赐三般朝典，随其取一而死。公主永生监禁，断绝亲疏往来。钦此。”使臣读毕，一将官端过托盘，将弓弦、药酒、短剑三般朝典摆上几案。使臣又说：“赵朔，圣命不可违慢，你可尽早行事！”说罢，他便率众将官退到堂下等候。

赵朔向三般朝典跪拜叩头三次，遂站起身来，取过短剑在手，悲愤地说：“只可惜了我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，天哪！你怎么不睁眼看看那欺君蠹国的奸贼！你怎么不可怜我赵氏一门死无葬身之地啊！深仇大恨，何时能报？”庄姬原本呆呆地看着赵朔，听到赵朔这样说，便尖叫着扑上来。赵朔垂下握剑的手，用另一只手搂住庄姬，说：“我的死期已到，夫人千万保重，我嘱咐你的话，你牢记着，那么，总会

有报仇的一天的。”说罢，他左手猛一推庄姬，右手把短剑往脖子上一拉，鲜血喷涌，倒地身亡。庄姬跪下身来，俯在赵朔身上，一声声“夫君、夫君”地叫着，哭声动地，撕人肺腑。

使臣听到庄姬凄厉的哭声，便与众将官进来，见赵朔倒在血泊之中，庄姬哭得死去活来，不禁也凄然生悲，心想：屠岸贾果真歹毒，当日牵进神嫫来，我就看着赵家要灭了，如今赵氏一门三百余口性命不逃，赵朔哪能独自活命呢？可怜的庄姬，身为公主还要被终身监禁。这世道看来要大乱啊！他摇摇头，又想：屠岸贾乱杀乱戮，可这也是圣命啊！这一切我又有什么办法。使臣走下台阶，步出赵府，去复命了。

阴霾密布的天空，这会越发阴沉了，不一会，便淅淅沥沥下起雨来，枯黄的白杨树叶，在雨中一片片落下来，满目萧然。雨啊，何时能冲刷这遍地鲜血？雨啊，何时能洗尽这累累暴行？

## 五、忠烈在，遗腹子逃生

这几日，冬风一阵阵紧了，刮着脸真有点儿刺疼。昨夜一场冬霜，杀得满城松柏也似乎萎蔫发黑了。庄姬分娩已快一个月了，那天母后听到赵朔被赐身亡的消息，唯恐庄姬也遭遇不测，就派人把庄姬接到宫中，当日，庄姬便早产了。明天，孩子就满月了，母后便派人把她送回赵府。车中，庄姬怀抱婴儿，脸色灰白，这些日子，只有这个小婴儿给了她无限的慰藉，他是个男孩，赵家三百余口，只留下这根独苗。可这根独苗能长大成人、能为父辈报仇吗？随着车轮的辘辘声，庄姬又不禁抽泣起来。今日是她自己要求出宫的，她知道待在宫中，监视很严，孤立无援，这赵氏孤儿恐怕难逃屠岸贾的毒手，他不是屡屡派人来探看吗？庄姬冒险请求出宫，就是想找机会把赵氏孤儿送出京城，远走高飞。

赵府到了，庄姬下了车，抬起头看看赵府一派衰败冷寂的样子，心想：明日孩子满月，要是他父亲还在，这里将不知会怎么热闹呢！可是现在……她心里不觉涌来一阵酸楚。庄姬又低头端详着怀中的孩子，圆圆的小脸，浓黑的眉毛真像父亲。是赶快要想个办法的时候了，庄姬刚在赵府坐定，就让心腹仆从去找郎中程婴。

就在庄姬进赵府的同时，屠岸贾传景公之令派韩厥带兵把守住赵府大门，给军士们下的命令是：不问进府的人，只搜出府的人，绝不让赵氏孤儿出府去。另外，屠岸贾又派人满城张贴榜文，遍告诸将百姓，不许任何人藏匿赵氏孤儿，如有

违反，全家处斩，牵连九族。在此之前，屠岸贾早已稟过景公，景公被缠得没法，再说自己也担心赵氏后代复仇，便下令道：庄姬生女勿论，若是生男，满月除之。这会，庄姬回到赵府，屠岸贾便放手大干起来。他知道，庄姬生下的小儿就是他的仇人，待满月后用铡刀铡死，这才真正是剪草除根，灭了赵家满门，自家方可百世无忧。

程婴，本是赵府的郎中，那日屠岸贾围杀赵府，他幸得外出未归，再说他本是云游四方的郎中，未上赵府的名册，因此留得一条性命。今天，听到庄姬回府的消息，程婴便身背药箱匆匆赶来，迎面碰见庄姬的一个仆从，拉住他就快步往府里走，他晓得今日有事了，但也不便多问，只道是庄姬产后亏虚身体不适，便随着仆人走来。

庄姬怀抱婴儿，站在正堂上，当日，他的夫君就是在此处饮剑身亡的。今日，她又重新站在这个地方，心情无比悲愤，又无比焦虑。

程婴走上正堂，见庄姬怀抱婴儿站在那里，心中不禁咯登一跳，想：赵家的后代在这样危险的地方，这还了得？早上在路上时，他已看到榜文，刚才进府时，他又看到军士把守很严，这会，不觉为赵氏孤儿担心起来，但不知庄姬叫他来干什么，连忙跪下行礼请安。

“先生，赵家对你怎么样？”庄姬虽缓声慢语，但泪水已哗哗地流下来。

程婴听到庄姬如此口吻，心头一怔，连忙回答说：“夫人，赵家对小人有恩，小人万世不忘。”

庄姬说：“赵家满门被屠岸贾残杀，只留下一条独根，赵氏门人也只留下你一个，你若还是赵氏门人，就掩藏这孩子逃出府去；日后他长大成人，好为赵家报仇！”

程婴又叩下头去，说：“夫人，屠岸贾的暴行，人人切齿；赵家对我的大恩，我一定要酬报，”说到这里，他迟疑了一下，并未答应庄姬的嘱托，只是又说：“夫人，你不知道，今日城里到处张贴榜文，说谁要是掩藏赵氏孤儿，全家处斩，九族有罪——”

庄姬插进来打断程婴的话，说：“我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所以我不得不托先生。先生，你要是能带孤儿逃出去，就是替赵家留下一条根，就是为晋国留下了一个铲除奸贼的忠臣啊！”说着，庄姬面对程婴跪下身去，边说：“先生，赵家三百余口的血脉，都在这孩子身上了啊！”

程婴见状，连忙扶起庄姬，说：“夫人，我不是担心我自家十余口人的性命，我是生怕小主人带不出啊！再说，我带走了小主人，屠岸贾就要向你索人，夫人你怎么办呢？”

庄姬早已横下了心，她想：我活在世上，就是程婴的拖累，只要婴儿能带出去，我就死也瞑目了，我一死，程婴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夫君啊，我跟你来了。

庄姬把婴儿往程婴怀里一塞，说：“先生，你放心去吧！你可要多多小心啊！”边说着，庄姬就向内堂奔去。程婴愣住了，怀抱婴儿，呆呆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。

过了一会，庄姬还未出来，程婴等着等着，后堂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只刚才似乎有木凳倒地的声音，突然，程婴醒悟过来了，他抱着婴儿就奔进后堂，只见庄姬果然用裙带吊死在屋梁上。程婴一下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，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夫人，你为什么要死呢？小主人我一定会带出去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他。”

悲痛，充溢了程婴的心田，猛地，程婴从痛苦中惊悟过来：这是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啊！可以容自己这样放纵感情。他情急生智，拉过药箱，掏出一些草药，又把箱内剩下的草药弄得松软、平整，把婴儿安安稳稳地放进药箱。他作完这些事，这才跪下身来，向着苍天祈告：可怜可怜赵家吧，苍天！赵家三百余口只有这单传的一线了。程婴又跪向药箱，向着婴儿祈告：小主人啊，我若能带你逃出天罗地网，这是你的福份、我的成功；你若让人搜出来，赵家灭门，我家也死绝。小主人啊，出大门时你可千万别出声啊！

今天韩厥奉命把守赵家府门，他一边严肃军令，一边心下万分烦恼。他想到，如今列国争霸，晋国占据中原，力量最强。可是现在晋国的形势又是各国中最乱的，屠岸贾专权，忠良之臣一个个走上刑场，奸佞之徒纷纷钻营，屠岸贾公开叫嚣晋国之事是半由君来半由臣，朝廷内外都是他的门生故人。屠岸贾明明是人间恶煞，哪里是国家可信赖的大将？想着，想着，韩厥又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为难：屠岸贾跟赵家结下怨仇，要斩尽杀绝。我身为朝廷的将军，赵盾的故友，难道非但不能主持公道，还要落井下石，为虎作伥吗？他内心里深深痛恨屠岸贾，知道屠岸贾总有一天会惹恼上苍、激怒下民而遭报应的，但眼下自己却奉朝廷之命把守赵府，自己能违抗朝廷之命吗？虽然这朝廷之命就是屠岸贾之命，但还是假朝廷的名义发出来的呀！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

背着药箱、想匆匆忙忙逃出赵府的程婴被军士们带上来了。韩厥厉声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大胆擅出赵府！”

程婴听是韩厥审问，本慌作一团的心思镇静下来，他知道赵盾原先保举过韩厥，韩厥当然是不应该忘记的，那么，眼下的事还有一线生机，他回答说：“将军，我是草泽郎中，今日进府为夫人看病煎药，如今事情已毕，请将军放我回去。”

韩厥接着又问：“今天你给夫人下的什么药？”



程婴道：“益母汤。”

韩厥的眼睛盯住程婴身上的药箱，问：“你身背的是什？”

程婴道：“装草药的药箱，不过是些桔梗、甘草、薄荷之类的。”

“可有什么夹带？”

程婴拍拍药箱，说：“哪里有什么夹带！再说我哪有这个胆子？”

韩厥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程婴心中大喜，拔腿就走，不料刚刚迈出门槛，韩厥又把他叫了回来，又让他放下药箱。韩厥手摸下巴，围着药箱走了几圈，突然说：“你药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程婴说：“草药。”

韩厥逼着又问：“有什么夹带？”

程婴这次回答更干脆：“没有。”

韩厥这才说：“好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程婴走出几步，韩厥却又喝道：“程婴，你回来！”

程婴这下子不耐烦了，他气呼呼坐在药箱上，扭头不理韩厥。

韩厥笑了笑，回身对军士们说：“小校退下，唤你便来，没唤你休来。”待军士们退到大门外，韩厥才又说：“程婴！你这番一定有诈！我让你走，你走得飞快，像弩箭离弦；我让你回来，你慢吞吞地好似毡上拖毛，你说你是怎么回事？”见程婴仍不理自己，韩厥话锋一转，说：“程婴，我认识你！你本是赵家的座上客；我也知道你藏着赵氏孤儿。我想，你是受过赵家大恩——”

程婴气恼了，大声抢白说：“我程婴知恩报恩，这何必要说！我哪像有些人。”

韩厥听出程婴话里有刺，只装出未听见，说：“知恩当然应该报恩，我只怕你难以逃出这天罗地网，赵府已被围得铁桶一般，城门口更搜查严密，你说，你能脱身吗？到时候让人家搜出孤儿来，你死倒不要紧，孤儿也性命不保，你说你是如何报恩的？”

话到这里，韩厥猛不防把程婴从药箱上拉下来，随手便打开药箱，他俯身一看，只见一个婴儿额头汗津津的，嘴角头流出一丝奶液，一双眼睛睁得骨碌圆的，正瞪着自己。韩厥心中一动，心想：小孩子在这狭窄的药箱里，腿也伸不直，身也翻不了，真是活着的不自在，自在的活不了啊！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哪是只有桔梗、甘草、薄荷，我可搜出人参来了！”

程婴早已跪在地上，说：“韩将军，请你留下赵家的一点骨肉，日后他长大成人，也好为赵家守坟扫墓。韩将军，我是知道你的，你是个侠义壮举之人，赵老相公在世之日，对你寄予厚望，千万请你放婴儿一条生路，可不能让赵家灭门绝户

啊！”

韩厥上前一步，扶起程婴，说：“先生啊！我若是把这婴儿献出去，就能领赏封爵，可婴儿就连皮带筋都要被捻成齑粉了！韩厥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怎能作出如此不信不义的残忍之事？怎能立这等没脸没皮的功勋？我怎能对不起赵老相公、对不起朝廷呢？我作不了什么事了，先生，你赶快抱着婴儿，从后门小路走吧！屠岸贾那边，我去应付。”

程婴听了喜出望外，连忙又跪下身去拜谢，接着挎起药箱，反身就走。可还未出门，他又回来了，直跪在韩厥面前。

韩厥可有点儿奇怪了，说：“先生，还有什么事？”

程婴只是不说话。

韩厥就有点儿生气了，说：“我说放你走，就是放你走，难道是要你的？快些走吧！”

程婴谢过韩厥，可走出几步，兜了一圈又回来跪在韩厥面前。

韩厥见如此情形，心下也明白了一些：这是程婴不相信我啊！他只知道我也是报赵家之恩，哪里知道我是惺惺惜惺惺，英雄爱英雄啊！罢了罢了，谁叫自己在屠岸贾手下作事呢？想着，韩厥心生一计，故意激程婴说：“程婴啊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莫不是你害怕了吧！你既没有这胆量，谁又强迫你去保赵氏孤儿？你可知道忠臣不怕死，怕死非忠臣么？”

程婴回答说：“将军，你放我出了府门，又去报告屠岸贾知道，他好另外差人来捉拿我，赵氏孤儿哪能活下来呢？将军，你将我程婴捉拿起来去请功受赏吧，我与赵氏孤儿一同死去，倒也心甘情愿。”

一番话惹得韩厥勃然大怒，他跳起来指着程婴的鼻子大骂道：“你为赵氏存孤，我与屠岸老贼又有什么缘份？我为什么要假作人情，对你耍弄阴谋诡计？你真是有眼无珠的家伙！你还不快走，快快带孤儿到深山里隐藏起来，教他读书习武，将来他也好重掌三军，铲尽朝廷奸臣，为赵家报仇雪恨，也不辜负你出生入死的一片苦心！”

程婴一听，倒也坦然相信了韩厥，可又对韩厥的命运十分担忧，说：“将军，屠岸贾追问下来，你可怎么办？”

韩厥朗声一笑，说：“我能去受贼臣逆子的审问判罪？锄麴只是一介武夫，也知道堂堂正正为信义而死，留下英名世上传诵，我是堂堂的将军，还会不知道怎么作吗？你可要照顾好赵家的这条根啊，待他长大了，报了仇，也让他知道一下我的忠烈。程婴，我一死，你快快放心地走吧！”说罢，韩厥拔出佩剑，往脖子上一抹，便倒地身亡了。

程婴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突然，他要起身去阻拦韩厥，可已来不及了，转瞬之间，为了赵氏小孤儿，又死了一条命，程婴更知道自己责任重大，他硬忍住悲愤的泪水，出后门觅路而去。

漫天的风又刮起来了，满地枯黄的落叶随风卷旋着，时而围着匆匆奔走的程婴聚拢一团，时而又四下散开，这天气，又不知酝酿着什么风暴。

当天晚上，程婴不敢去人家处住宿，他找到一个打麦场，把麦草垛扒了洞口，将就着睡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程婴又慌里慌张赶路，他左肩挎着药箱，右手抱着婴儿，走得气喘吁吁的，可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想来想去决定不下来，只是觉得离城越远越好。

已是正午时分，程婴看看离城已有数十里了，心想该没有什么要紧了，便离开荒野僻路，走上大路。前面是一个集镇，远远看去，十分热闹，人群来来往往，熙熙攘攘的。集镇最外边是个茶馆，紧挨着茶馆是个酒店，酒店的风幡迎风招展，十分醒目。风幡下，聚着一伙人，程婴凑近去观望，远远就听有人在大声念着：“……国有灾难，家有祸害，日察风水，夜观星相，妖贼遍生，附身小儿，赵氏孤儿，实属罪孽，限日交出，否则不然，半岁以下，一月以上，尽行拘捕，个个戮杀，切切此令，不得违抗，如有违抗，严惩不贷，全家处斩，九族受累……”程婴不听犹可，一听如同五雷轰顶，惊出一身冷汗，心想：好个歹毒的屠岸贾，为了搜捕赵氏孤儿，竟要斩杀全国小儿，这赵氏孤儿要紧，那晋国的众小儿更要紧，一时间程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先躲到一个僻静处，把赵氏孤儿重在药箱中藏好，同时，他把原先决定要去的几个地方又比较了一下，这才决定到太平庄去找公孙杵臼，一来躲避一时，那地方十分可靠、僻静，二来也好请公孙杵臼拿个主意。主意拿定，程婴便穿小路，走田野，径直往太平庄方向走去。

公孙杵臼是赵盾的世交，是朝廷中最忠厚的老臣，当日也是宰辅之臣。晋景公同意屠岸贾的奏言要将赵府满门抄斩时，他正在朝中任中大夫，他据理力争，当即与屠岸贾要顶撞起来，这一下，便惹恼了屠岸贾，也惹恼了晋景公。公孙杵臼一见朝廷是如此昏暗，一气之下，告老还乡。往常住在都城，公孙杵臼听惯寒角声声，如今的乡村，一切是这么静谧，倒也使他惬意。可公孙杵臼又放不下朝廷的事，他常常走出茅屋，倚着柴门，呆望着空中的浮云出神。有时沉思片刻，又暗里庆幸，庆幸自己急流勇退，早早跳出饿虎之林，若不恐怕也会落得个赵氏满门抄斩的下场。有时想想，又气愤难平，痛恨谄谀害人之徒一个个加官进爵，国家朝廷被他们弄得天昏地暗。有时又想起屠岸贾尽管位极三公，权势薰天，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到头来必定爬得高来跌得重。

程婴心慌步乱，掌灯时分赶到了太平庄。左右一打听，他就往庄北头寻去，只

见有一座新鲜茅草铺盖的屋舍，四周围着稀疏的竹篱，右边是条小溪，绕屋而过，左边是瓜棚。程婴先钻进瓜棚，放下药箱，连忙打开箱盖，让孩子透透气，一边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小主人，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，我去找你公孙爷爷，然后再来看你，这下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吧！”

程婴走到门首，正好有个家僮出来掩蔽柴门，他一通报，程婴便进门叩见公孙杵臼。公孙杵臼见有故旧来访，倒也十分高兴，当然他也想从故旧口中多知道一些朝廷的消息，寒暄几句后，他便问：“我辞官出朝以来，朝中上上下下可好么？”

程婴说，“老宰辅，朝廷这事是一日比一日差了，您老人家一走，屠岸贾更加专横跋扈，各般事情都较往常不同了。”

公孙杵臼笑笑，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，就说：“众宰辅也该规劝规劝他吧！”

这时程婴更愤愤然了，说：“奸臣天生是奸臣，都道唐虞是圣明之主，可还有浑敦、穹奇、杳机、饕餮四凶哩。”

程婴这一说，倒勾起公孙杵臼的怒气，他说：“古来奸臣，哪一个似屠岸贾这般不廉不公、不忠不孝的！他只有乱杀忠臣的本领，你看他多狠毒，把赵家杀得绝了后！哼！”

程婴见把话头扯到这儿，趁势说：“老宰辅，幸得皇天有眼，赵家还不会绝种哩！”

公孙杵臼听了，猛一惊，心想：我在朝之日，赵家三百余口一时俱尽，驸马也被三般朝典赐死，刚才家僮报来传言，说庄姬也用裙带自缢身死，那还有谁逃脱了呢？于是急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程婴便把庄姬生有一子小名赵氏孤儿，大号赵武以及自己怎么抱着婴儿逃跑的事细说了一遍，最后一个劲地说：“老宰辅，您老人家最为忠厚，又与赵盾是一殿之臣，请可怜可怜赵家，救救这孤儿吧！”

公孙杵臼听了，说不上是惊奇、欣慰还是怜悯，只是说：“这时分了，还说这些话干什么？你快说，现在赵氏孤儿在什么地方？”

程婴回答：“他被我藏在瓜棚里。”

“啊？就在我家呀，快，快快抱来，可别再吓着孩子了。”

程婴飞奔出去，即刻便双手捧着药箱进屋来了，他打开药箱，抱出婴儿，嘴里还边说着：“真可爱的小孩儿，您瞧，他还睡着哩。”说着，程婴眼角里闪出了泪花。

公孙杵臼接过婴儿，心中感慨万分：赵氏孤儿，你知道吗？你未出娘胎，就被灭了祖宗、绝了亲戚，我看你长大成人也是凶多吉少哩。

程婴看见公孙杵臼神情发呆，便说：“赵氏一门，全靠着这小孩儿报仇哩！”

公孙杵臼听了，冷冷一笑说：“你道他是个省事的？我说他是个惹祸的种啊！他能不能成个为父母报仇的真男子，这可难说。”

程婴知道，公孙杵臼这是为孤儿的今后打算呢。一想到孤儿的今后，程婴稍已平静的心马上又着急起来，他把在路上见到的榜文跟公孙杵臼说了。这下公孙杵臼与程婴两个才真正着急起来，一个抱着婴儿，在屋里满地乱转；一个呆坐着，冥思苦想。一边是赵氏孤儿，一边是全晋国的小儿，哪边也损伤不得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光是咒骂屠岸贾可不是办法呀！

两人想来想去，程婴倒是早有个主意，只是先前决心未下，此刻思前思后，若要救赵氏孤儿，又要救全晋国的小儿，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来这样办了。于是，程婴对公孙杵臼说：“老宰辅，你听听我的主意，可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。”

公孙杵臼一怔，但自己又没有什么好主意，只好听别人的，便点点头。

程婴说：“我也有个小孩，年龄与赵氏孤儿相仿，我想把他假扮作赵氏孤儿。老宰辅，您到屠岸贾那儿去出首，只说我程婴藏着孤儿，让他把我父子二人处死，这样就能解救赵氏孤儿，又能解救全晋国的小儿。”

公孙杵臼一听着急了，连连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边说着，他脑子也飞快地动起来，他又仔细镇静地思考了一下，觉得程婴的主意还是可行的，但要换一下人选，于是，他打断了程婴执意的请求，让程婴听他一句话：“程婴，你多大年纪了？”

程婴摸不着头脑，但已经答应了公孙杵臼要听他讲完，便说：“我四十五岁了。”

公孙杵臼又说：“是啊！赵氏孤儿要过二十年，才能去报父母家族之仇。你算算，你再过二十年，也只是六十余岁，我再过二十年，可不就九十多岁了？我还不知能不能活到九十多岁呢，到时候怎么与小孤儿一起为赵家报仇？你舍出你的小婴儿，赵盾在天之灵对你万分感激了；将来你去辅佐小孤儿除掉奸臣，晋国的老百姓也必定永远铭记你的功勋。你把你的婴儿交给我，你去出首，说太平庄上公孙杵臼藏着赵氏孤儿，让我和你的小儿子一块去死。你将赵氏孤儿养大成人，带他去报仇雪恨、除奸铲贼，这才是万全之策啊！”

程婴被公孙杵臼一席话说得内心里不得不暗暗称是，可是这主意是他出的，他怎忍心让老宰辅代自己去死呢？于是，他执意要照自己所说的去办。

公孙杵臼说：“程婴，我一言已定，你不要多说了。赵家的仇要二十年后才能报，到那时节才见分晓，到那时节才称得上是忠心烈骨呢！我只怕活不到那时候了，误了赵家之事，更误了晋国大事。”

程婴热泪盈眶，只是说：“老宰辅，你的身板还硬朗得很呢！”

“我的身子骨哪能与你相比。一旦我命归黄泉，撇下这小孤儿可怎么办？你

好好保重，为报仇除奸多出力吧！见义不为哪里称得上勇？我七十多岁的人了，死是常事，也不争这早晚，我为义而死总比老死家中好吧，程婴，你就照我的话去作吧！”说着，公孙杵臼仰天长啸，自语道：“只当在这人间戏台上作了场短梦。再说，扶助孤儿与慷慨死节两件事，哪件事更难一点呢？当然是扶助孤儿了，我老了，就把容易作的事留给自己吧！”

程婴早已悲痛地哭倒在地，他知道老宰辅说到做到的，他觉得是自己把老宰辅牵连进来的，是自己连累老宰辅一死的。可为了救赵氏孤儿，为了救全晋国的小儿，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？此时此刻，他只是在说：“老宰辅，太难为您老人家了，您为国为人献出生命，定当名显青史，留芳万古。”

公孙杵臼爽朗地一笑：“你能献出自己亲生儿子，我堂堂大丈夫对生命又何足挂怀，更何况我已是头发斑白、行将就木之人了。”

程婴此刻还担心着一件事：若自己去出首告发公孙杵臼，屠岸贾必定要逮捕公孙杵臼与孩子，屠岸贾这老贼绝不肯轻易放过此老小两人，必定要严刑拷打公孙杵臼，自己怎忍心看到公孙杵臼被毒刑拷打呢？再说，公孙杵臼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那么硬朗，假如熬不过去，少不得招供牵扯出我与赵氏孤儿来。到时候，我父子俩一死是小事，只可惜赵氏孤儿也必死无疑了，还白白连累老宰辅的一条性命，这如何是好呢？因此，他还是有点犹犹豫豫的，长久趴在地上不起身，他不敢轻易地把事情决定下来。

公孙杵臼见程婴犹犹豫豫的神态，仿佛也猜透了几分，就说：“你放心地赶快去行动吧！我这个人从来是一诺重千金的，即便送我上刀山剑峰，我也不会作有始无终的事情。我知道，屠岸贾这老贼心比蝎子还毒，抓住我一定要讯问这件事的情节根由，他也会对我捆绑吊打样样刑法用遍的，他巴不得我这副枯皮朽骨难禁疼痛而从实攀供，这也难怪你程婴不放心呢。可我还有副忠心铁胆，还有宁折不弯的铮铮骨气。程婴，你赶快抱着孤儿走吧！我也指望小孤儿长大成人，杀奸臣，兴晋国，霸诸侯，到那时候才算不辜负你拼死存孤的用心，到那时候我才能安心含笑九泉之下，到那时候我才够格与要离这样的勇士在黄泉相逢。程婴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难道你又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了吗？”

程婴哭得更厉害了，他强忍住悲痛，朝公孙杵臼恭恭敬敬地叩了三拜，这才总算站起身来，说：“老宰辅，我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偷换赵氏孤儿，这是我份内的事啊！只是连累您老人家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！”

公孙杵臼这时看程婴优柔寡断、犹犹豫豫的样子，着急起来，厉声喝道：“程婴，你还不快走！”

程婴一手抹着眼泪挎起药箱，一手抱起婴儿，匆匆与公孙杵臼说一声“保

重”，便离开太平庄向自家方向奔去。此时，已是午夜时分了，当初程婴一路赶到太平庄，早已累得半死，但他哪里顾得歇息。夜空中，繁星烁烁，明月朗朗，烈风阵阵，程婴一想到今后所要遇到的，不禁又加快了步伐。

这已是屠岸贾榜文上限期交小儿的最后一天下午了，夕阳斜照，惨淡的光芒给大地涂上一层凄凉。屠府门口，冷冷清清，空无一人，谁情愿把自家小儿亲手送来屠府啊，其他人，也唯恐避之不及，都绕路而行。那边，独独来了程婴一人。前两日里，他把赵氏孤儿抱回家，又把自家小儿送到太平庄，一切都安顿好了，这才风尘仆仆地从太平庄赶来。眼见得屠府高大森严，门口那两只石狮子圆睁双眼，他心中不由地又愤怒、又悲伤。想到自己走进屠府，自己的儿子与公孙杵臼的命将不保，他的心都要揪起来。他强忍着心中这种种情感，装出一副紧张害怕的样子，走到屠府大门口，让守门小卒去通报，说是来报告赵氏孤儿下落的。

屠府里，屠岸贾正坐在坐榻上，一副十分焦灼不安的样子，全无前两日的镇静自信。本来，他觉得自己的计策是万无一失的，限三日之内交出赵氏孤儿，否则全国小儿抄斩，这样一来，谁还敢藏匿赵氏孤儿啊，谁藏匿赵氏孤儿谁就担当起连累全晋国小儿一块死的罪责；谁想活自家小儿，谁就要把赵氏孤儿供出来。仇人往哪里逃？前两天，他总是得意洋洋，可到了第三天早上，还不见赵氏孤儿踪影，他不免着急起来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，不时地派人到大门口去催问消息，听不到消息就把门口的小卒叫进来大骂一通，似乎赵氏孤儿是他们给藏起来了。整个下午，屠府里上下不安，人心惶惶的。这会，守门的卒子听到程婴是报告赵氏孤儿下落的，不敢擅问，连忙通报，屠岸贾一声令下，程婴被带上大堂。

屠岸贾瞪着趴在面前的程婴，心中十分得意，他又觉得自己的计策是太好了，果然有人来出首了，他狞笑一声，反而柔和地、不紧不慢地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程婴回答说：“小人是草泽郎中程婴。”

屠岸贾话锋一转，厉声喝道：“程婴，老实招来，赵氏孤儿现在何处？”

“在太平庄上，在公孙杵臼家藏着呢。”程婴脱口而出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报大人。小人与公孙杵臼有一面之交，昨日，我去探望他，谁曾想他卧房的绣褥上，躺着一个小孩，我心下生疑，心想，公孙杵臼七十多岁年纪，这小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小人就打趣地问了一声，说这小孩子莫不是赵氏孤儿么，谁知公孙杵臼脸色大变，竟回答不出。以此，小人知道赵氏孤儿在公孙杵臼那里。”

屠岸贾眼珠转了几转，脑筋也转了几转，一时间大堂上竟寂然无声。片刻，屠岸贾把手往几案上猛一拍，喝斥道：“你这匹夫，怎敢用谎话来欺骗我？你与公孙

杵臼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且是相知故友，你为何要出首他？你定是在欺诳本大人，快从实招来，若不然，我先斩杀了你。”

“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。小人哪敢撒谎，公孙杵臼确实藏着赵氏孤儿啊！小人本是胆小怕事之人，哪敢惹事生非去告发别人？只因小人今年四十有五，月前才有一子，如今刚刚满月，大人传下榜文，要拘捕全国满月的小儿，小人实在是怕绝后啊！大人明察，小人万万不敢欺诳大人啊！小人告发公孙杵臼，也是救全晋国的小儿啊！”

屠岸贾听程婴如此说法，与自己预想的一致，便得意起来，不仅相信了程婴的话，还说：“我料你也不敢欺诳本大人！我告诉你吧，公孙杵臼与赵盾是一殿之臣，他俩关系好得很哩，公孙杵臼当然会藏匿赵氏孤儿的。好吧，你这就带路，我们一块到太平庄去。”

“大人，远方征尘滚滚，一队车马士兵向我们这儿奔来。”家僮进门向公孙杵臼报告说。

公孙杵臼早就作好了一死的准备，此时此刻，他倒巴不得屠岸贾的人马早点到来，早点了结此事呢。家僮进来一报告，他知道，严峻的时刻到了，他不自觉地整整衣冠，越发端正地坐着。

战马叫啸，刀枪晃日，不一会，大片人马包围了太平庄，屠岸贾直跟在程婴身后，向公孙杵臼宅院大门扑来。待到门口，几个如狼似虎的士卒，抢先上来，几脚踹破宅门，闯进去，便把公孙杵臼拖了出来。

屠岸贾一见公孙杵臼就骂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还认得我吗？现在你可敢冲撞我？我知道你和赵盾是一殿之臣，可你怎敢违抗君命掩藏赵氏孤儿？你知罪吗？”

公孙杵臼硬抬起被士卒强按着头，说：“大将军，我离开朝廷，咱俩就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还要找上门来，你好歹毒啊！我哪里有罪，莫非我有熊心豹胆，敢掩藏赵氏孤儿吗？”

屠岸贾见公孙杵臼如此强硬，不由怒火勃起，一挥手，喝令军士用大棒乱打，一边还恶狠狠地说：“不打不招，狠狠地打。”说着，又派另一帮军士闯进宅院去搜。

公孙杵臼被乱棒打倒在地，一时喘不上气，只是咿呀地哼着，一会，他才破口大骂道：“屠岸老贼，你太、太心毒手辣了，你演出神獒咬人一幕时，我就恨不得杀了你；你、你杀了赵家三百余口还不够，又要杀婴儿，还、还要杀全晋国的婴儿！你、你是个畜生、畜生！”他躺在地上，又喘了口气，说：“谁见我掩藏赵氏孤儿啦？你屠岸贾血口喷人。”

屠岸贾一把揪过程婴来，说：“告发你的人在这里，他可是亲眼看见的，你还



有什么可说的？快快招来，赵氏孤儿在哪里？免得皮肉受苦。”

程婴心如刀绞，他哪里忍心看着公孙杵臼受刑，可自己又躲不开。

屠岸贾皮笑肉不笑地对程婴说：“程婴，这老匹夫不肯招供，十分可恼，你看如何是好呢？他是你出首的，还是你来劝劝他吧！”说着，屠岸贾示意军士把棒杖塞给程婴。

程婴一听，心中大恨：好个狼心狗肺的屠岸贾，真是要逼煞人了。就推掉棒杖说：“小人是个草泽郎中，撮药的手哪里提得动棒杖。”

屠岸贾喝道：“打！莫非你也是同案犯，怕他攀供出你来？”

程婴无法，只好走过去拿棒杖，他拣起一根棒杖，又听屠岸贾说：“程婴，我见你把棒杖拣了又拣，拣出这么根细的来，你怕什么？怕把他打痛了攀供你？”程婴知道屠岸贾是在戏弄自己，也是在试探自己，便忍住恨，又拣起另一根粗些的棒杖。谁知屠岸贾又发话了：“程婴，你拣那么粗的棒杖，想三下两下打死他，好死无对证啊！”程婴听了，一下子发起火来，他知道再忍让下去也太让屠岸贾小觑自己了，于是，他一扔棒杖，顶撞道：“我拿细的，你说不行，我拿粗的，你又说不行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本是有功之人，你还这样对待我？”

屠岸贾笑了，指着自己脚下的一根棒杖，说：“就这根吧！”但他仍未放弃自己的戏弄与试探，待程婴几棒下去，他又对公孙杵臼说：“老匹夫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，这可是你的故友程婴在打你啊！你作的事情太不得人心，你的故友还要打你哩！”

公孙杵臼本已昏死过去，程婴的几棒下去，他又痛醒过来，发出阵阵呻吟，听见屠岸贾的话，他睁眼一看，见果然是程婴在打他，他一时竟忘了自己与程婴的商议，大骂起来：“程婴，好个狠心的朋友，你下死劲地打我，我与你有什么仇啊？”一时间，他竟对程婴十分气恼。

程婴无话可说，慌张间不觉打得更狠了，一边只说：“快招、快招！”

公孙杵臼疼得在地上打滚，他更气恼了，直说：“我招，我招，还有一人与我商议要救赵氏孤儿哩。”

屠岸贾一听，连忙向程婴喝道：“停。”又高兴地说：“早点招，皮肉少受点苦嘛，你说，那个人是谁？”

程婴吓得腿肚子也打起抖来，慌张中他又举起棒杖没头没脑乱打下去。

屠岸贾喝道：“停手！程婴。他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吧？看你这个样子。”

程婴不免惊慌，他不理会屠岸贾，只对公孙杵臼说：“你不要平白无故乱咬人。”

公孙杵臼这会也清醒过来，他转过脸来大骂屠岸贾道：“老贼，我公孙杵臼一

人作事一人当，你太心狠了，你打得我神智都颠倒不清了。”

屠岸贾冷笑着：“死劲打，看你招供不招供。”一边吩咐士卒们扑上去打。

公孙杵臼这下紧闭双眼，什么也不看，咬紧牙关，一声也不吭，他怕自己一时失言，又说出什么来。棒杖飞舞着，棒杖下是血肉模糊、皮开肉绽的公孙杵臼。

这时，在屋里搜查的军士们出门来报告：“大人，赵氏孤儿找到了！”另一个军士抱着一个小孩也出门来。屠岸贾大喜，众军士一听也停住了棒杖。

屠岸贾一把夺过婴儿扔在地上，“哇”，小婴儿大哭起来，公孙杵臼不忍多看，程婴更连心都碎了。屠岸贾对公孙杵臼说：“老匹夫，你说你没掩藏赵氏孤儿，这是什么人？”说着，他带众军士一起围拢着小婴儿看。

公孙杵臼躺在地上，紧闭双眼，他早知道会有这么个结局的。此刻他又耽心起程婴来，不知程婴是否能熬过这一关，那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啊！他心想：这小婴儿落到屠岸贾手里，必死无疑，小婴儿有什么罪，也难逃一死，他可连人生是啥滋味也不知道啊！他又想，屠岸贾会不会再逼问我呢？我能不能忍受住毒刑拷打呢？我要自己去死，我的使命完成了，我再不能忍受屠岸贾的侮辱了，我再也不愿亲眼看到小婴儿被屠岸贾杀害了。于是，公孙杵臼心中暗暗祷告道：程婴啊程婴，我走了，你要多保重，辅助赵氏孤儿长大成人，报仇雪恨；你一定要沉住气，常言道光阴似箭过得快，报仇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，到那时，可要千刀万剐屠岸老贼。

小家僮在一旁，也被打得遍体鳞伤的，这会见屠岸贾与军士们不顾他们了，便爬起身来去搀扶公孙杵臼，公孙杵臼强挣着站起来，猛地推开家僮，扑身撞向门旁的一块大石头，顿时气绝身亡。他怀着欣慰的心情，觉得自己把赵氏孤儿保全下来了，觉得自己解救了全晋国的小儿，觉得自己的死将是万古留芳。

听得声响，屠岸贾回头见是公孙杵臼撞石而死，冷冷地笑着，说：“老匹夫，早就该死了。”他转过头来，一字一顿地对小婴儿说：“你也该死了！”他紧紧盯着小婴儿，慢慢地使劲地拔出佩剑，心头有一股得手后的喜悦，但更多的还有一股无名之火，这股火烧到脸上，脸变得胀红胀红的，目光凶焰闪烁，他挥剑向小婴儿砍去，一剑、两剑、三剑，屠岸贾才恨恨地把佩剑插回腰间的剑鞘，说：“这才称了我平生之愿。”

程婴先是见公孙杵臼倒地身亡，此刻又见自己的小儿是如此的惨象，被砍成几段，一下子瘫软坐倒地上，昏厥过去。

屠岸贾“哈哈”的笑着，派人去照看程婴。一会，程婴就苏醒过来，两眼呆呆地瞪着，屠岸贾说：“程婴，今日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哪里杀得了赵氏孤儿。你可别这样胆小见不得血呀！”

程婴眼泪“哗哗”地往肚子里流，只是说：“大将军，小人原与赵氏无仇，只是

要救自家小儿，又要救全晋国的小儿。如今赵氏孤儿已经搜出，请大人开恩，放我回去照看儿子去吧！”

“不！”屠岸贾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是帮了我大忙的人，你就留在我府里作个门客，你那婴儿也带来，我也年已五十，尚未有子嗣，你婴儿就作我的义儿，在我跟前学武，在你跟前学文，这岂不好？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日后我的官位，也该这孩儿承袭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程婴知道，屠岸贾的命令是绝对不容违抗，听屠岸贾这么一说，他随即跪倒磕头谢恩。

一把大火熊熊烧起，这是屠岸贾命令烧公孙杵臼的宅院，烈焰合着夕阳，血一般地红，股股风儿夹着热浪扑来，程婴呆呆地望着大火，他满腔的愤懑不知如何发泄，欲哭无泪，欲骂无词，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报仇，报仇！他看着屠岸贾的车马逐渐远去，想到自己也要回家去抱婴儿来，他又觉得，赵氏孤儿有屠岸贾这棵大树荫蔽，也好！

## 六、看图画，孤儿明身世

赵氏孤儿快满二十岁了。这些年来，他叫屠岸贾干爹，叫程婴爹爹，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赵家的孩子。他跟着干爹屠岸贾叫屠岸成，跟着爹爹程婴叫程勃。他跟着屠岸贾学武功，十八般武艺，无有不拈，无有不会，弓马熟娴，身手非凡。他跟着程婴习文读书，先朝历史，本朝典章，他一看就会，一学便通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样样精通。屠岸贾想，仗着这孩子的武艺本领，我早晚要定计杀了景公，夺了晋国，把我的官位让于孩儿，这样才了却我平生之愿。程婴想，这孩子有这等出息，真是赵家的福份，日后为赵家报仇、为朝廷除奸，全靠他了。而赵氏孤儿，整日只是习文演武，渴望着有一天建功立业！这三人的心思各自不一啊。

这天，赵氏孤儿演武归来，他边走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。他真长得一表人材，枣红脸，豹子眼，络腮胡已密密生出，高大魁梧，英姿焕发。他边走着，整个心思还沉浸在演武场上……

……刚才，他先是与干爹屠岸贾演习阵法，他们用木片、腰带就斗了起来。干爹是守方，他是攻方，他用尽计谋把干爹的队伍引到野外旷地上作战，结果，他围歼了干爹的部队，然后一举攻下城池。当他任守方，他尽量把兵力布置在城池里防守，把干爹的队伍也吸引到城池下，守兵众多，城池久攻不下。这样一来，他博得干爹的赞赏，说他懂兵法了。然后，他与牙将角斗气力。这天，劲风猎猎，演武

场上，一杆大旗迎风招展，旗竿长三丈三尺，旗面方一丈二尺，屠岸贾传令：“能手执大旗步履如常者，赏。”一个黑面虬髯、浓眉大眼的牙将大踏步走上前来，双手拔起旗杆，上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气不喘，步不乱，仍把旗杆竖回石臼。众军士齐声喝彩。屠岸贾有意要看看屠岸成——赵氏孤儿的本领，就示意他也来试试，他本心中无底，见干爹招唤，便起身奋力拔起旗杆，也上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军士们也报以热烈的欢呼，他一时兴起，竟双手舞得大旗呼呼直响，霎时间，演武场沸腾起来，屠岸贾自然十分欢喜……

赵氏孤儿边走边想着：凭着干爹的威名，我再尽心竭力地辅佐，我们父子俩什么功业建不了啊！诸侯争雄天下，我们晋国一定要建立霸业才行。想到这里，他竟嘻嘻地笑出声来。

这会，赵氏孤儿已来到程婴房门口。“爹爹，爹爹！”他边喊着边推门走进屋里。

赵氏孤儿在演武场上受赏的消息，早有人报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程婴很不痛快。他想：这孩儿一点心事也不担。他要是知道我不是他爹爹，会怎么样呢？他要是知道屠岸贾是杀害他全家的仇人，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今年六十有五，倘或有个好歹，他可连自己是什么人也糊涂不清啊！想着想着，一阵烦恼涌上心来，这会，见他喜气洋洋地进屋来，心中更增添了一层烦恼。

赵氏孤儿纳闷了：爹爹每日见到我，总是十分喜欢的，今日是什么事情使他老人家如此愁闷呢？于是，他走上前去问寒问暖，问长问短，他只当是爹爹身子骨不舒服，还是爹爹有什么委屈事了。

程婴见孩儿十分关心自己，心下很喜欢，觉得这孩儿倒也懂事。但这件事又使程婴更担忧了；这孩儿小事情懂，大事情懂不懂呢？他决定，今日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了，于是，他不顾赵氏孤儿在一旁的问候，兀自从床榻下抽出一个手卷，说：“孩儿，你今年该满二十岁了，有的事你该知道知道了。”然后郑重其事地把手卷递给赵氏孤儿，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儿，你先看看这个，可要仔细看啊！”说罢，他便扔下赵氏孤儿一人在屋，来到外堂，顺手还拉上了门。

赵氏孤儿本已迷惑不解，这会更诧异了，他想：爹爹有事不明说，光让我看这手卷干什么？可此刻又不能追出去问个明白，只好先看起来。赵氏孤儿展开手卷，一幅幅画看过去，刺客头撞槐树，恶犬奋爪咬人，义士单手扶轮。画上又没写着什么人的姓名，赵氏孤儿当然不会完全懂得意思，他接着往下看，又是将军自刎，夫人托孤，药箱婴儿，棒打老人……

原来，这是程婴的一条计策。近来，程婴常常彻夜不眠，他就想着一件事，怎样把赵氏孤儿的身世告诉赵氏孤儿，怎么激起赵氏孤儿的报仇之心，想来想去，

想出了这么个主意，将屠岸贾残害赵家的罪行一桩桩画出来，先让赵氏孤儿去看，引起他的好奇心，也好让他有个精神准备，然后再细细给他讲述。今日，程婴得知屠岸贾要很晚才回来，便趁此机会把手卷交给赵氏孤儿。

赵氏孤儿细细地看着，苦苦地想着，他隐隐约约觉得，这幅幅画儿连起来应该是一个故事，似乎是个奸臣害忠良的故事。他猛然想到，画上那药箱，爹爹刚才的神情，莫非这就是爹爹受到的委屈？这样一想，顿时血涌上头，心也躁起来，他等不及爹爹回来，他要去找爹爹问个明白。他拉开内屋的门，刚迈出步去，没想到爹爹就坐在外堂，眼睛正直盯着自己。

赵氏孤儿扑上前去，跪在程婴脚下，喊叫着说：“爹爹，那图上画的可是您老人家？快告诉孩儿，孩儿为您报仇！”说着，他眼泪也就流下来了。

程婴见赵氏孤儿这副莽撞的样子，这副易于激动的样子，慌得连忙去堵他的嘴，一边还微微责备地说：“孩儿，你怎么还这般毛毛躁躁的，这般沉不住气？这样怎能成大事业？快起来，听爹爹慢慢跟你说。”程婴把赵氏孤儿搀扶起来，出门去四下里看了看，见没什么动静，这才放了心，重新坐下。

“孩儿，你想替画上的人报仇，是吗？”程婴低声问道。

“是的，爹爹。”

“那画上的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你，爹爹，你看，那是你的药箱。我要为你报仇！”

“孩儿，那药箱里的是你！”

“啊？爹爹快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赵氏孤儿大惊失色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在手卷上，禁不住提高了嗓门，一见爹爹在瞪他，方知自己又莽撞性急了，连忙低下嗓门，但仍连声催促程婴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这天晚上，赵氏孤儿在程婴房中待得很晚，屠岸贾是从来不到程婴书房来的，今日也只得是他在读书习文，未作理会。书房中，程婴说一会，哭一会，牙咬得咯咯直响；赵氏孤儿听一会，哭一会，牙也咬得咯咯直响……

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月儿西垂，鸡叫头遍，赵氏孤儿跪倒在程婴脚下，他一声声对着程婴呼唤着“爹爹、爹爹”，他又一声声仰面向着苍天呼唤着“爹爹、爹爹”。他心中愤怒啊，恨不得现时就跳起身来杀掉屠岸贾这老贼；他心中悲伤啊，整个赵氏家族就只剩下了自己一人；他心中气恼啊，二十年来还口口声声把仇人叫爹爹；他心中感激啊，是程婴把自己从锋刃下解救出来，而程婴的亲生子却被屠岸贾残杀了，韩厥将军、公孙爷爷也为自己献出了生命。

这会，赵氏孤儿又一次向程婴磕头，哽咽着说：“爹爹啊，你就是我的亲爹爹！爹爹呀，你相信我，我定要手诛仇人，杀尽屠岸一家。”

程婴忍住眼泪，劝慰着说：“孩儿，别太伤心了。你可千万记住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一定不要莽撞从事，也不要感情用事啊！仇一定要报，为报这仇我们已经等了二十年了，但不是在今天晚上报，你记住啦！”

“爹爹，你就放心吧！”在这一晚上，赵氏孤儿仿佛又长大了十岁，他知道，现在他才懂事了。他又给程婴磕过头，便回自己房中去。

屠岸府里静悄悄的，赵氏孤儿摸黑走回屋去，路经屠岸贾卧室时，他听见屋里传出沉重的鼾声，他不禁捏紧了拳头，心想：老贼，你放心地睡吧！你就要长眠不醒了。

回到屋里，赵氏孤儿二十年来第一次失眠了，躺在被窝里，他毫无睡意，他一次次设计着如何戮杀屠岸贾，一会儿是手刃，一会儿是枪挑，一会儿是拳打，一会儿是拉杀；他又想到，待抓住屠岸贾，一定要让他死个明白，一定要问问他：人心何在？天理何在？想了很久，他还没想出处置屠岸贾的主意，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睡梦中，他见到父亲、母亲来看望他，父亲母亲只是望着他，不说话，他急了，大声哭叫起来：“爹——”他一下惊醒过来，一时间感到十分迷惘，随即明白，他的父母盼着他去报仇呢！

## 七、细谋划，用巧计报仇

“爹爹，你再不让我去杀屠岸老贼，我可就要急死啦！”六天后的夜晚，赵氏孤儿假装读书习文，又来到程婴书房中，这会，他正焦急地向程婴央求。

自那日以后，程婴与赵氏孤儿便抓紧谋划，他俩一面联络人，一面制定了好几个方案，可都觉得不大妥当，事情就耽搁下来，转眼之间，已过去六天了。赵氏孤儿几次三番想不顾一切地行动，都被程婴挡住了，这会他又对程婴提这个事了。程婴又何尝不着急呢？但程婴深知屠岸贾兵权重，党羽多，弄不好，仇报不成，自己反倒成了人家的口中之食。

“爹爹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仇人什么时候才能杀死啊！今日屠岸老贼又找我了，他让我好好练武习文，还说要与我一道成一番大事业，说将来的王位还是我的呢，这不明摆着想篡弑吗？”

一提起篡杀，程婴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：屠岸贾的狼子野心早就显露出来了，难道我们不能借助晋景公的力量吗？于是，他与赵氏孤儿商量起来。随后，程婴又秘密联络了朝中好几位有势力的大臣将军，像魏绛等人，他们在一起密商，

终于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。

这前几日，晋景公就身患重病，病越来越重，晋景公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，他简直觉得末日就要来临，连连召巫与医进宫，古来巫医一家嘛，可连着好几批巫和医都没有医治好景公的病。这天，上卿魏绛介绍程婴与程婴的朋友桑门大巫进宫来。

桑门大巫先祭天祭地，然后烧龟甲取兆，他先在龟甲上钻洞再用墨画线，然后拿龟甲在火上烧烤，龟甲一会便被烧出许多裂纹，与原先画的墨线纵横交错，桑门大巫看了一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便对景公说：“主公的病是有鬼作祟啊！”

景公有气无力地问：“先生，请您再告诉我，这鬼是从何而来！”

桑门大巫闭目静默一会，先面对天，又面对地祈祷，又把龟甲端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这才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先世有功之臣，在晋而绝祀，天公发怒，令其作祟。”桑门大巫连连念着这几句话，越念越快，越念声音越低，渐渐自己也陷入沉睡之中。

晋景公听了这话，心里疑疑惑惑的，可又不敢随便找大臣将军商议。这时，程婴过来给景公切脉，景公就近与他交谈起来，谈着谈着，景公问起先世有功而在晋绝祀的究竟是哪一族的世家大夫。

程婴故作沉吟，想了一会，说：“那就是赵氏了吧！赵氏本为嬴姓，其先祖中衍，为殷帝大戊驾车，又有后人在周朝任职，他们都是有德性的。周幽王无道，赵氏先人叔带来到晋国，这才建立起赵氏，赵氏先侍事先君晋文侯，直到晋成公时，世世代代立有大功，世世代代兴旺发达。偏偏主公您灭绝了赵氏，天公与百姓哀怜他们，这全显现在龟兆上了啊！主公可要三思啊！”

景公听了，推托说：“那完全是屠岸贾的主意，他越来越桀傲不驯了。”

程婴想再逼一逼景公，就说：“主公这病，有鬼作祟，我这就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开副十全大补汤吧！”

景公听了，十分恐慌，又问程婴说：“唉，我想重立赵氏，可惜赵氏已绝啊！”

程婴听了这句话，才觉得时机已到，就说：“主公，容小人禀呈。我听说有个叫赵氏孤儿……。”程婴就把有赵氏孤儿这么个人的事告诉了晋景公，但没有把赵氏孤儿的来龙去脉告诉景公，他既怕景公走露消息，又怕景公妨碍自己的计划。这日，是上卿魏绛带桑门大巫与程婴进宫，景公就嘱魏绛去办理保护赵氏孤儿的事宜，便把宫中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魏绛。

第二日，魏绛传景公之诏，令诸大臣将军入朝问疾。卯时三刻，文武两班整整齐齐恭立在景公病榻之前。此时，程婴以侍候景公之病为名早已进宫，魏绛也早已调集禁军埋伏在朝堂两侧。

赵氏孤儿心情万分激动，他紧随屠岸贾，寸步不离，他一想到二十年来的冤仇将报，三百余口的性命将偿，热血就不由地涌上头来，但他又时时告诫自己，千万沉着，千万沉着。他见屠岸贾腆着肚皮，装腔作势地站在头列，心中恨恨地说：老贼，今日你活到头了。我不用众士卒，也不要众将官，个人的仇个人报；我不用天方干，也不用龙泉剑，就用这把短刃结果了你，你不是用短剑逼杀我父亲的吗？

这时，魏绛走到床榻之前，传朝廷之令：“景公之疾，卜巫有言，唯斩奸贼，重立赵孤，疾乃得愈，国乃有祚。武士，拿下奸贼！”

屠岸贾一听赵氏什么的，猛吃一惊，未及抬身，已被身后的赵氏孤儿掀翻在地，他一时翻不过身来，只是大叫：“成儿救我！”

卫士们从四下里挺戈挥刀包围上来，众大臣将军面面相觑，不知何事，也不知所措，个个仍趴在地上不敢动弹。

赵氏孤儿一把揪住屠岸贾的胸脯，把他提起来，骂道：“老贼，我哪里是你的屠岸成，我是赵武，我就是你二十年前处心积虑要害死的赵氏孤儿！”

程婴也从帷幕后赶上前来，对着屠岸贾大骂道：“好个狠毒的老贼，二十年前，你害死的是我的儿子啊！老贼，你也有今日！”

屠岸贾一听，登时脸变得煞白，他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他自知没有生路，便不再挣扎，只躺在地上，“呼呼”地喘气。赵氏孤儿上前，只一剑，屠岸贾便身死气绝。

赵氏孤儿、程婴此刻痛哭着拜倒在地，口口声声喊着：“祖宗、父母大人，孩儿替你们报仇了！”

“公孙大人，程婴替您报仇了！”

“孩儿，爹爹替你报仇了！”

众大臣将军，一见如此情形，都怕连累到自己，那些当年参与诛杀赵氏家族的，一个个都说：“当年屠岸贾矫传君命以令群臣，不然，我们哪里敢动一动赵氏。如今，即使没有主公之疾，我们也要请求主公重立赵氏。如今主公有令，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啊！”

魏绛、程婴、赵氏孤儿见大事已平，便请众人起身，好言抚慰。赵氏孤儿又反过来遍拜众大臣将军，然后率军士向屠府杀去。一路上，百姓听说是去诛杀屠氏的，呼啸着蜂拥而从，他们太恨屠岸贾了，当年屠岸贾不是想杀全晋国的小儿吗？

## 八、功名就，义士笑九泉

两个月后，赵氏孤儿满二十岁了，这天，赵府里隆重地举行冠礼。赵氏孤儿先



叩拜祖宗、父母，又来叩拜程婴，他仍把程婴当作自己的爹爹。看到赵氏孤儿长大成人，如今又要行冠礼，他心情特别激动，他想：赵氏孤儿的行为早已表明他已成为一个成年人了，他真是赵家的好后代啊！

赵氏宗庙的东房中陈列着三种冠服，冠礼由程婴主持，经三次加冠，来宾宣读祝辞，便把赵朔生前留给赵氏孤儿的字“武”赐给赵氏孤儿，自今日起，赵氏孤儿便正式叫赵武了。来宾又向赵武作揖，便入宴就座，赵武待来宾们坐定，再拜宾客，冠礼酒宴就开始了。

程婴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景，心想：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。

赵武巡酒三遍，程婴又站起来为诸宾客敬酒，一一敬毕，程婴饮毕，又斟满银觚，来到赵武跟前。今日的赵武分外英俊，潇洒中又透露出一股刚气，让程婴看了格外欢喜。赵武见程婴向自己走来，抢先站起身来，叫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

程婴深情地望着赵武，说：“孩儿，你之今日，来之不易啊！当年赵府下宫之难，有多少人为你而死，我并不是不能死，而只是为了日后重立赵氏，因此我未去死。今日行冠礼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也该走啦，我要到黄泉之下向你祖父，向你父母，向公孙杵臼，向所有为你而死的人去禀告啦！”

赵武一听，大惊失色，他一下子跪倒在地，哭泣着说：“赵武不孝，愿今生今世，苦筋累骨服侍您老人家，您老人家怎忍心抛下我而离开呢？”

程婴眼中也闪耀着泪花，说道：“孩儿，爹爹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十分放心啦！我一定要走了。那些先我而死的人，认为我能担当重立赵氏的重任，如今我不去向他们禀报，他们还会以为我的重任没有完成！”说罢，程婴伸手拉出佩剑，含笑自刎而死。

赵武跪倒着痛哭不已，众大臣将军也离席跪倒在地。

冠礼结束，朝廷下诏令，复赵武以赵盾之爵位、官职、宗庙、田邑。赵武更成熟、深沉了，晋国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，他没有辜负父母对他的期望，也没有辜负程婴、公孙杵臼对他的期望，在这一代人手中，晋国必定更加兴旺发达。

## 剧作者小传

纪君祥一作纪天祥，生卒年不详，大都（今北京）人。所作杂剧六种，全佚四种，存全剧者仅《赵氏孤儿》一种，另存《陈文图悟道松阳梦》残曲。

# 戏剧原文

## 楔子

〔净扮屠岸贾领卒子上，诗云〕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；当时不尽情，过后空淘气。某乃晋国大将屠岸贾是也。俺主灵公在位，文武千员，其信任的只有一文一武：文者是赵盾，武者即某矣。俺二人文武不和，常有伤害赵盾之心，争奈不能入手。那赵盾儿子唤做赵朔，现为灵公驸马。某也曾遣一勇士锄麴，仗着短刀越墙而过，要刺杀赵盾，谁想锄麴触树而死。那赵盾为劝农出到郊外，见一饿夫在桑树下垂死，将酒饭赐他饱餐了一顿，其人不辞而去。后来西戎国进贡一犬，呼曰神獒，灵公赐与某家。自从得了那个神獒，便有了害赵盾之计。将神獒锁在净房中，三五日不与饮食。于后花园中扎下一个草人，紫袍玉带，象筒乌靴，与赵盾一般打扮，草人腹中悬一付羊心肺，某牵出神獒来，将赵盾紫袍剖开，着神獒饱餐一顿，依旧锁入净房中。又饿了三五日，复行牵出那神獒，扑着便咬，剖开紫袍，将羊心肺又饱餐一顿。如此试验百日，度其可用，某因入见灵公，只说今时不忠不孝之人，甚有欺君之意。灵公一闻其言，不胜大恼，便向某索问其人。某言西戎国进来的神獒，性最灵异，他便认的。灵公大喜，说当初尧舜之时，有獬豸能触邪人，谁想我晋国有此神獒，今在何处？某牵上那神獒去。其时赵盾紫袍玉带，正立在灵公坐榻之边。神獒见了，扑着他便咬。灵公言：“屠岸贾，你放了神獒，兀的不是谗臣也！”某放了神獒，赶着赵盾绕殿而走。争奈傍边恼了一人，乃是殿前太尉提弥明，一瓜锤打倒神獒，一手揪住脑勺皮，一手扳住下嗑子，只一劈将那神獒分为两半。赵盾出的殿门，便寻他原乘的驷马车。某已使人将驷马摘了二马，双轮去了一轮，上的车来，不能前去。傍边转过一个壮士，一臂扶轮，一手策马，逢山开路，救出赵盾去了。你道其人是谁？就是那桑树下饿夫灵辄。某在灵公跟前说过，将赵盾三百口满门良贱，诛尽杀绝。止有赵朔与公主在府中，为他是驸马，不好擅杀。某想剪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，乃诈传灵公的命，差一使臣将着三般朝典，是弓弦、药酒、短刀，着赵朔服那一般朝典身亡。某已分付他疾去早来，回我的话。〔诗云〕三百家属已灭门，止有赵朔一亲人。不论那般朝典死，便教剪草尽除根。〔下〕〔冲末扮赵朔同旦儿扮公

主上)〔赵朔云〕小官赵朔,官拜都尉之职。谁想屠岸贾与我父文武不和,搬弄灵公,将俺三百口满门良贱,诛尽杀绝了也。公主,你听我遗言:你如今腹怀有孕,若是你添个女儿,更无话说;若是个小厮儿呵,我就腹中与他个小名,唤做赵氏孤儿。待他长立成人,与俺父母雪冤报仇也。〔旦儿哭科,云〕兀的不痛杀我也!〔外扮使命,领从人上,云〕小官奉主公的命,将三般朝典,是弓弦、药酒、短刀,赐与驸马赵朔,随他服那一般朝典,取速而亡,然后将公主囚禁府中。小官不敢久停久住,即刻传命走一遭去,可早来到他府门首也。〔见科云〕赵朔跪者,听主公的命。为你一家不忠不孝,欺公坏法,将您满门良贱,尽行诛戮,尚有余辜。姑念赵朔有一脉之亲,不忍加诛,特赐三般朝典,随意取一而死。其公主囚禁在府,断绝亲疏,不许往来。兀那赵朔,圣命不可违慢,你早早自尽者!〔赵朔云〕公主,似此可怎了也?〔唱〕

【仙吕·赏花时】枉了我报主的忠良一旦休!只他那蠹国的奸臣权在手。他平白地使机谋,将俺云阳市斩首!兀的是出气力的下场头!

〔旦儿云〕天那,可怜害的俺一家死无葬身之地也。〔赵朔唱〕

【么篇】落不的身埋在故丘。〔云〕公主,我嘱咐你的说话,你牢记者。〔旦儿云〕妾身知道了也。〔赵朔唱〕分付了腮边两泪流,俺一句一回愁。待孩儿他年长后,着与俺这三百口,可兀的报冤仇!〔死科,下〕

〔旦儿云〕驸马,则被你痛杀我也!〔下〕〔使命云〕赵朔用短刀身亡了也,公主已囚在府中,小官须回主公的话去来。〔诗云〕西戎当日进神獒,赵家百口命难逃。可怜公主犹囚禁,赵朔能无决短刀。〔下〕

## 第一折

〔屠岸贾上,云〕某屠岸贾,只为怕公主他添了个小厮儿,久以后成人长大,他不是我的仇人?我已将公主囚在府中,这些时该分娩了。怎么差去的人去了许久,还不见来回报?〔卒子上报科,云〕报的元帅得知,公主囚在府中,添了个小厮儿,唤做赵氏孤儿哩。〔屠岸贾云〕是真个唤做赵氏孤儿?等一月满足,杀这小厮也不为迟。令人,传我的号令去,着下将军韩厥,把住府门;不搜进去的,只搜出来的。若有盗出赵氏孤儿者,全家处斩,九族不留。一壁与我张挂榜文,遍告诸将,休得违误,自取其罪。〔词云〕不争晋公主怀孕在身,产孤儿是我仇人,待满月钢刀铡死,才称我削草除根。〔下〕〔旦儿抱孩儿上,诗云〕天下人烦恼,都在我心头;犹如秋夜雨,一点一声愁。妾身晋室公主,被奸臣屠岸贾将俺赵家满门良贱,诛尽杀绝。今日所生一子,记的驸马临亡之时,曾有遗言:若是添个小厮儿,唤做赵氏孤儿,待他久后成人长大,与父母雪冤报仇。天那,怎能够将这孩儿送出的这府门去,可也好也?我想起来,目下再无亲人,只有俺家门下程婴,在家属上无他的名字。我如今只等程婴来时,我自有个主意。〔外扮程婴背药箱上,云〕自家程婴是也,元是个草泽医人,向在驸马府门下,蒙他十分优待,与常人不同。可奈屠岸贾贼臣将赵家满门良贱,诛尽杀绝,幸得家属上无有我的名字。如今公主囚在府中,是我

每日传茶送饭。那公主眼下虽然生的一个小厮，取名赵氏孤儿，等他长立成人，与父母报仇雪冤，只怕出不得屠贼之后，也是枉然。闻的公主呼唤，想是产后要什么汤药，须索走一遭去，可早来到府门首也。不必报复，径自过去。〔程婴见科，云〕公主呼唤程婴，有何事？〔旦儿云〕俺赵家一门，好死的苦楚也！程婴，唤你来别无甚事。我如今添了个孩儿，他父临亡之时，取下他一个小名，唤做赵氏孤儿。程婴，你一向在俺赵家门下走动，也不曾歹看承你。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，久后成人长大，与他赵氏报仇。〔程婴云〕公主，你还不知道：屠岸贾贼臣闻知你产下赵氏孤儿，四城门张挂榜文，但有掩藏孤儿的，全家处斩，九族不留。我怎么掩藏的他出去？〔旦儿云〕程婴，〔诗云〕可不道遇急思亲戚，临危托故人。你若是救出亲生子，便是俺赵家留得这条根。〔做跪科，云〕程婴，你则可怜见俺赵家三百口，都在这孩儿身上哩！〔程婴云〕公主请起。假若是我掩藏出小舍人去，屠岸贾得知，问你要赵氏孤儿，你说道，我与了程婴也。俺一家儿便死了也罢，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。〔旦儿云〕罢，罢，罢，程婴，我教你去的放心。〔诗云〕程婴心下且休慌，听吾说罢泪千行。他父亲身在刀头死，〔做拿裙带缢死科，云〕罢，罢，罢，为母的也相随一命亡！〔下〕〔程婴云〕谁想公主自缢死了也。我不敢久停久住，打开这药箱，将小舍人放在里面，再将些生药遮住身子。天也，可怜见赵家三百余口，诛尽杀绝，止有一点点孩儿。我如今救的他出去，你便有福，我便成功；若是搜将出来呵，你便身亡，俺一家儿都性命不保。〔诗云〕程婴心下自裁划，赵家门户实堪哀；只要你出的九重帅府连环寨，便是脱却天罗地网灾。〔下〕〔正末扮韩厥领卒子上，云〕某下将军韩厥是也。佐于屠岸贾麾下，着某把守公主的府门，可是为何？只因公主生下一子，唤做赵氏孤儿，恐怕有人递盗将去，着某在府门上搜出来时，将他全家处斩，九族不留。小校，将公主府门把的严整者！嗨，屠岸贾，都似你这般损坏忠良，几时是了也呵！〔唱〕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列国纷纷，莫强于晋。才安稳，怎有这屠岸贾贼臣？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。

【混江龙】不甫能风调雨顺，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。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，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。现如今全作威来全作福，还说甚半由君也半由臣！他，他，他把爪和牙布满在朝门，但违拗的早一个个诛夷尽。多咱是人间恶煞，可什么阉外将军。

〔云〕我想屠岸贾与赵盾两家儿结下这等深仇，几时可解也！〔唱〕

【油葫芦】他待要剪草防芽绝祸根，使着俺把府门。俺也是于家为国旧时臣。那一个藏孤儿的便不合将他隐，这一个杀孤儿的你可也心何忍。〔带云〕屠岸贾，你好狠也！〔唱〕有一日怒了上苍，恼了下民，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论，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。

【天下乐】却不道远在儿孙近在身。哎，你个贼也波臣，和赵盾，岂可二十载同僚没些儿义分？便兴心使歹心，指贤人作歹人。他两个细评论，还是那个狠？

〔云〕令人，门首觑者，看有什么人出府门来，报复某家知道。〔卒子云〕理会的。〔程婴做慌走上，云〕我抱着这药箱，里面有赵氏孤儿。天也可怜，喜的韩厥将军把住府门，他须是我老相

公抬举来的。若是撞的出去，我与小舍人性命都得活也。〔做出门科〕〔正末云〕小校，拿回那抱药箱儿的人来。你是什么人？〔程婴云〕我是个草泽医人，姓程，是程婴。〔正末云〕你在那里去来？〔程婴云〕我在公主府内煎汤下药来。〔正末云〕你下什么药？〔程婴云〕下了个益母汤。〔正末云〕你这箱儿里面什么物件？〔程婴云〕都是生药。〔正末云〕是什么生药？〔程婴云〕都是桔梗、甘草、薄荷。〔正末云〕可有什么夹带？〔程婴云〕并无夹带。〔正末云〕这等你去。〔程婴做走，正末叫科，云〕程婴回来。这箱儿里面是什么物件？〔程婴云〕都是生药。〔正末云〕可有什么夹带？〔程婴云〕并无夹带。〔正末云〕你去。〔程婴做走，正末叫科，云〕程婴回来。你这其中必有暗昧。我着你去呵，似弩箭离弦，叫你回来呵，便似毡上拖毛。程婴，你则道我不认的你哩！〔唱〕

【河西后庭花】你本是赵盾家堂上宾，我须是屠岸贾门下人。你便藏着那未满月麒麟种，〔带云〕程婴你见么？〔唱〕怎出的这不通风虎豹屯？我不是下将军，也不将你来盘问。〔云〕程婴，我想你多曾受赵家恩来。〔程婴云〕是知恩报恩，何必要说。〔正末唱〕你道是既知恩合报恩，只怕你要脱身难脱身。前和后把住门，地和天那处奔？若拿回审个真，将孤儿往报闻，生不能，死有准。

〔云〕小校靠后，唤您便来，不唤您休来。〔卒子云〕理会的。〔正末做揭箱子见科，云〕程婴，你道是桔梗、甘草、薄荷，我可搜出人参来也。〔程婴做慌，跪伏科〕〔正末唱〕

【金盏儿】见孤儿额颅上汗津津，口角头乳食喷；骨碌碌睁一双小眼儿将咱认，悄促促箱儿里似把声吞；紧绑绑难展足，窄狭狭怎翻身？他正是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

〔程婴词云〕告大人停嗔息怒，听小人从头分诉：想赵盾晋室贤臣，屠岸贾心生嫉妒；遣神獒扑害忠良，出朝门脱身逃去；驾单轮灵辄报恩，入深山不知何处。奈灵公听信谗言，任屠贼横行独步。赐驸马伏剑身亡，灭九族都无活路。将公主囚禁冷宫，那里讨亲人照顾？遵遗嘱唤做孤儿，子共母不能完聚。才分娩一命归阴，着程婴将他掩护。久以后长立成人，与赵家看守坟墓。肯分的遇着将军，满望你拔刀相助。若再剪除了这点萌芽，可不断送他灭门绝户？〔正末云〕程婴，我若把这孤儿献将出去，可不是一身富贵？但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，怎肯做这般勾当！〔唱〕

【醉中天】我若是献出去图荣进，却不道利自己损别人。可怜他三百口亲丁尽不存，着谁来雪这整天恨。〔带云〕那屠岸贾若见这孤儿呵，〔唱〕怕不就连皮带筋，捻成齑粉。我可也没来由立这样没眼的功勋。

〔云〕程婴，你抱的这孤儿出去。若屠岸贾问呵，我自与你回话。〔程婴云〕索谢了将军。〔做抱箱儿走出又回跪科〕〔正末云〕程婴，我说放你去，难道耍你？可快出去！〔程婴云〕索谢了将军。〔做走又回跪科〕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怎生又回来？〔唱〕

【金盏儿】敢猜着我调假不为真，那知道蕙叹惜芝焚。去不去我几回家将伊尽，可怎生到门前兜的又回身？〔带云〕程婴，〔唱〕你既没包身胆，谁着你强做保孤人？可不道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。

〔程婴云〕将军，我若出的这府门去，你报与屠岸贾知道，别差将军赶来拿住我程婴，这个孤儿万无活理。罢，罢，罢！将军，你拿将程婴去，请功受赏。我与赵氏孤儿，情愿一处身亡便了。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好去的不放心也！〔唱〕

【醉扶归】你为赵氏存遗胤，我于屠贼有何亲？却待要乔做人情遣众军，打一个回风阵。你又忠我可也又信，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。

【青歌儿】端的是一言一言难尽，〔带云〕程婴，〔唱〕你也忒眼内眼内无珍。将孤儿好去深山深处隐，那其间教训成人，演武修文；重掌三军，拿住贼臣；碎首分身，报答亡魂，也不负了我和你硬踩着是非门，担危困。

〔带云〕程婴，你去的放心者。〔唱〕

【赚煞尾】能可在我身儿上讨明白，怎肯向贼子行捱推问！猛拚着撞阶基图个自尽，便留不得香名万古闻，也好伴锄麈共做忠魂。你，你，你要殷勤，照顾晨昏，他须是赵氏门中一命根。直等待他年长进，才说与从前话本，是必教报仇人，休忘了我这大恩人。〔自刎下〕

〔程婴云〕呀，韩将军自刎了也。则怕军校得知，报与屠岸贾知道，怎生是好？我抱着孤儿须索逃命去来。〔诗云〕韩将军果是忠良，为孤儿自刎身亡。我如今放心前去，太平庄再做商量。〔下〕

## 第二折

〔屠岸贾领卒子上，云〕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某屠岸贾只为公主生下一个小的，唤做赵氏孤儿，我差下将军韩厥把住府门，搜检奸细；一面张挂榜文，若有掩藏赵氏孤儿者，全家处斩，九族不留。怕那赵氏孤儿会飞上天去？怎么这早晚还不见送到孤儿，使我放心不下。令人，与我门外觑者。〔卒子报科，云〕报元帅，祸事到了也。〔屠岸贾云〕祸从何来？〔卒子云〕公主在府中将裙带自缢而死。把府门的韩厥将军，也自刎身亡了也。〔屠岸贾云〕韩厥为何自刎了？必然走了赵氏孤儿，怎生是好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我如今不免诈传灵公的命，把普国内但是半岁之下、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，都与我拘刷将来，见一个剝三剑，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，可不除了我这腹心之害？令人，与我张挂榜文，着普国内但是半岁之下、一月之上，新添的小厮，都拘刷到我帅府中来听令，违者全家处斩，九族不留。〔诗云〕我拘刷尽普国婴孩，料孤儿无处藏埋；一任他金枝玉叶，难逃我剑下之灾。〔下〕〔正末扮公孙杵臼，领家童上，云〕老夫公孙杵臼是也，在晋灵公位下为中大夫之职，只因年纪高大，见屠岸贾专权，老夫掌不得王事，罢职归农。苦庄三顷地，扶手一张锄，住在这吕吕太平庄上。往常我夜眠斗帐听寒角，如今斜倚柴门数雁行。倒大来悠哉也呵。〔唱〕

【南吕·一枝花】兀的不屈沉杀大丈夫，损坏了真梁栋。被那些腌臢屠狗辈，欺负俺慷慨钓鳌翁。正遇着不道的灵公，偏贼子加恩宠，着贤人受困穷。若不是

急流中将脚步抽回，险些儿闹市里把头皮断送。

【梁州第七】他，他，他在元帅府扬威也那耀勇，我，我，我在太平庄罢职归农，再休想鸛班豹尾相随从。他如今官高一品，位极三公，户封八县，禄享千锺，见不平处有眼如蒙，听咒骂处有耳如聋。他、他、他，只将那会谄讷的着列鼎重裋，害忠良的便加官请俸，耗国家的都叙爵论功。他，他，他，只贪着目前受用，全不省爬的高来可也跌的来肿，怎如俺守田园学耕种，早跳出伤人饿虎丛，倒大来从容。

〔程婴上，云〕程婴，你好慌也；，小舍人，你好险也；屠岸贾，你好狠也。我程婴虽然担着个死，撞出城来，闻的那屠岸贾见说走了赵氏孤儿，要将普国内半岁之下、一月之上小孩儿每，都拘摄到元帅府里。不问是孤儿不是孤儿，他一个个亲手刳做三段。我将的这小舍人送到那厢去？好，有了。我想吕吕太平庄上公孙杵臼，他与赵盾是一殿之臣，最相交厚。他如今罢职归农。那老宰辅是个忠直的人，那里堪可掩藏。我如今来到庄上，就在这芭棚下，放下这药箱。小舍人，你且权时歇息咱，我见了公孙杵臼便来看你。家童报复去，道有程婴求见。〔家童报科，云〕有程婴在于门首。〔正末云〕道有请。〔家童云〕请进。〔正末见科，云〕程婴，你来有何事？〔程婴云〕在下见老宰辅在这太平庄上，特来相访。〔正末云〕自从我罢官之后，众宰辅每好么？〔程婴云〕嗨，这不比老宰辅为官时节。如今屠岸贾专权，较往常都不同了也！〔正末云〕也该着众宰辅每劝谏、劝谏。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这等贼臣自古有之。便是那唐虞之世，也还有四凶哩。〔正末唱〕

【隔尾】你道是古来多被奸臣弄，便是圣世何尝没四凶，谁似这万人恨千人嫌一人重？他不廉不公，不孝不忠，单只会把赵盾全家杀的个绝了种！

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幸得皇天有眼，赵氏还未绝种哩。〔正末云〕他家满门良贱三百余口，诛尽杀绝，便是驸马也被三般朝典短刀自刎了，公主也将裙带缢死了，还有什么种在那里？〔程婴云〕那前项的事，老宰辅都已知道，不必说了。近日公主囚禁府中，生下一子，唤做孤儿，这不是赵家是那家的种？但恐屠岸贾得知，又要杀坏。若杀了这一小小的，可不将赵家真绝了种也！〔正末云〕如今这孤儿却在那里，不知可有人救的出来么？〔程婴云〕老宰辅既有这点见怜之意，在下敢不实说。公主临亡时，将这孤儿交付与了程婴，着好生照顾他，待到成人长大，与父母报仇雪恨。我程婴抱的这孤儿出门，被韩厥将军要拿的去报与屠岸贾，是程婴数说了一场，那韩厥将军放我出了府门，自刎而亡。如今将这孤儿无处掩藏，我特来投奔老宰辅。我想宰辅与赵盾元是一殿之臣，必然交厚，怎生可怜见救这个孤儿咱！〔正末云〕那孤儿今在何处？〔程婴云〕现在芭棚下哩。〔正末云〕你惊唬着孤儿！你快抱的来！〔程婴做取箱开看科，云〕谢天地，小舍人还睡着哩。〔正末接科〕〔唱〕

【牧羊关】这孩儿未生时绝了亲戚，怀着时灭了祖宗，便长成人也则是少吉多凶。他父亲斩首在云阳，他娘呵死在冷宫，那里是有血腥的白衣相？则是个无恩念的黑头虫。〔程婴云〕赵氏一家全靠着这小舍人，要他报仇哩。〔正末唱〕你道他是个报父母的真男子；我道来则是个妨爷娘的小业种！

〔程婴云〕老宰辅不知，那屠岸贾为走了赵氏孤儿，普国内小的都拘刷将来，要伤害性命。



老宰辅，我如今将赵氏孤儿偷藏在老宰辅跟前，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，二者要救普国小儿之命。念程婴年已四旬有五，所生一子，未经满月。待假装做赵氏孤儿，等老宰辅告首与屠岸贾去，只说程婴藏着孤儿。把俺父子二人，一处身死，老宰辅慢慢的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，与他父母报仇，可不好也。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如今多大年纪了？〔程婴云〕在下四十五岁了。〔正末云〕这小的算着二十年呵，方报的父母仇恨。你再着二十年，也只是六十五岁。我再着二十年呵，可不九十岁了，其时存亡未知，怎么还与赵家报的仇？程婴，你肯舍的你孩儿，倒将来交付与我，你自首告屠岸贾处，说道太平庄上公孙杵臼藏着赵氏孤儿。那屠岸贾领兵校来拿住，我和你亲儿一处而死。你将的赵氏孤儿抬举成人，与他父母报仇，方才是个长策。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是则是，怎么难为的你老宰辅？你则将我的孩儿假装做赵氏孤儿，报与屠岸贾去，等俺父子二人一处而死罢。〔正末云〕程婴，我一言已定，再不必多疑了。〔唱〕

【红芍药】须二十年酬报的主人公，恁时节才称心胸，只怕我迟疾死后一场空。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你精神还强健哩！〔正末唱〕我精神比往日难同，闪下这小孩童怎见功？你急切里老不的形容，正好替赵家出力做先锋。〔带云〕程婴，你只依着我便了。〔唱〕我委实的挨不彻暮鼓晨钟！

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你好好的在家，我程婴不识进退，平白地将着这愁布袋连累你老宰辅，以此放心不下。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说那里话？我是七十岁的人，死是常事，也不争这早晚。〔唱〕

【菩萨梁州】向这傀儡棚中，鼓笛搬弄，只当做场短梦。猛回头早老尽英雄。有恩不报怎相逢，见义不为非为勇，〔程婴云〕老宰辅既应承了，休要失信。〔正末唱〕言而无信言何用！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你若存的赵氏孤儿，当名标青史，万古留芳。〔正末唱〕也不索把咱来厮陪奉，大丈夫何愁一命终，况兼我白发鬢松。

〔程婴云〕老宰辅，还有一件：若是屠岸贾拿住老宰辅，你怎熬的这三推六问，少不得指攀我程婴下来。俺父子两个死是分内，只可惜赵氏孤儿，终归一死，可不把你老宰辅干累了也？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也说的是。我想那屠岸贾与赵驸马呵，〔唱〕

【三煞】这两家做下敌头重，但要访的孤儿有影踪，必然把太平庄上兵围拥，铁桶般密不通风。〔云〕那屠岸贾拿住了我，高声喝道：老匹夫，岂不见三日前出下榜文，偏是你藏下赵氏孤儿，与俺作对！请波，请波！〔唱〕则说老匹夫请先入瓮，也须知榜揭处天都动；偏你这罢职归田一老农，公然敢剔蝎撩蜂。

【二煞】他把绷扒吊拷般般用，情节根由细细穷；那其间枯皮朽骨难禁痛，少不得从实攀供，可知道你个程婴怕恐。〔带云〕程婴，你放心者。〔唱〕我从来一诺似千金重，便将我送上刀山与剑锋，断不做有始无终！

〔云〕程婴，你则放心前去，抬举的这孤儿成人长大，与他父母报仇雪恨。老夫一死，何足道哉！〔唱〕

【煞尾】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，晋国山河百二雄。显耀英材统军众，威压诸邦尽伏拱；遍拜公卿诉苦衷。祸难当初起下官，可怜三百口亲丁饮剑锋；刚留得孤苦

伶仃一小童。巴到今朝袭父封，提起冤仇泪如涌，要请甚旗牌下九重，早拿出奸臣帅府中，断首分骸祭祖宗，九族全诛不宽纵。恁时节才不负你冒死存孤报主公，便是我也甘心儿葬近要离路傍冢！〔下〕

〔程婴云〕事势急了，我依旧将这孤儿抱的我家去，将我的孩儿送到太平庄上来。〔诗云〕甘将自己亲生子，偷换他家赵氏孤；这本程婴义分应该得，只可惜遗累公孙老夫。〔下〕

### 第三折

〔屠岸贾领卒子上，云〕兀的不走了赵氏孤儿也。某已曾张挂榜文，限三日之内，不将孤儿出首，即将普国内小儿，但是半岁以下、一月以上，都拘刷到我帅府中，尽行诛戮。令人，门首觑者，若有首告之人，报复某家知道。〔程婴上，云〕自家程婴是也。昨日将我的孩儿送与公孙杵臼去了，我今日到屠岸贾跟前首告去来。令人，报复去：道有了赵氏孤儿也！〔卒子云〕你则在这里，等我报复去。〔报科，云〕报的元帅得知，有人来报赵氏孤儿有了也。〔屠岸贾云〕在那里？〔卒子云〕现在门首哩。〔屠岸贾云〕着他过来。〔卒子云〕着过来。〔做见科，屠岸贾云〕兀那厮，你是何人？〔程婴云〕小人是个草泽医士程婴。〔屠岸贾云〕赵氏孤儿今在何处？〔程婴云〕在吕吕太平庄上公孙杵臼家藏着哩。〔屠岸贾云〕你怎生知道来？〔程婴云〕小人与公孙杵臼曾有一面之交。我去探望他，谁想卧房中锦绉绣褥上，躺着一个小孩儿。我想公孙杵臼年纪七十，从来没儿没女，这个是那里来的？我说道这小的莫非是赵氏孤儿么？只见他登时变色，不能答应。以此知孤儿在公孙杵臼家里。〔屠岸贾云〕咄！你这匹夫，你怎瞒的过我？你和公孙杵臼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你因何告他藏着赵氏孤儿？你敢是知情么，说的是万事全休；说的不是，令人，磨的剑快，先杀了这个匹夫者。〔程婴云〕告元帅，暂息雷霆之怒，略罢虎狼之威，听小人诉说一遍咱。我小人与公孙杵臼原无仇隙，只因元帅传下榜文，要将普国内小儿拘刷到帅府，尽行杀坏。我一来为救普国内小儿之命；二来小人四旬有五，近生一子，尚未满月，元帅军令，不敢不献出来，可不小人也绝后了。我想有了赵氏孤儿，便不损坏一国生灵，连小人的孩儿也得无事，所以出首。〔诗云〕告大人暂停嗔怒，这便是首告缘故。虽然救普国生灵，其实怕程家绝户。〔屠岸贾笑科，云〕哦，是了。公孙杵臼元与赵盾一殿之臣，可知有这事来。令人，则今日点就本部下人马，同程婴到太平庄上，拿公孙杵臼走一遭去。〔同下〕〔正末公孙杵臼上，云〕老夫公孙杵臼是也。想昨日与程婴商议救赵氏孤儿一事，今日他到屠岸贾府中首告去了。这早晚屠岸贾这厮必然来也呵。〔唱〕

【双调新水令】我则见荡征尘飞过小溪桥，多管是损忠良贼徒来到。齐臻臻摆着士卒，明晃晃列着枪刀。眼见的我死在今朝，更避甚痛答掠。

〔屠岸贾同程婴领卒子上，云〕来到这吕吕太平庄上也。令人，与我围了太平庄者！程婴，那里是公孙杵臼宅院？〔程婴云〕则这个便是。〔屠岸贾云〕拿过那老匹夫来。公孙杵臼，你知罪么？〔正末云〕我不知罪。〔屠岸贾云〕我知你个老匹夫和赵盾是一殿之臣，你怎敢掩藏着赵

氏孤儿？〔正末云〕老元帅，我有熊心豹胆，怎敢掩藏着赵氏孤儿！〔屠岸贾云〕不打不招。令人，与我拣大棒子着实打者！〔卒子做打科〕〔正末唱〕

【驻马听】想着我罢职辞朝，曾与赵盾名为刎颈交。〔云〕这事是谁见来？〔屠岸贾云〕现有程婴首告着你哩。〔正末唱〕是那个昧情出告？元来这程婴舌是斩身刀！〔云〕你杀了赵家满门良贱三百余口，则剩下这孩儿，你又要伤他性命！〔唱〕你正是狂风偏纵扑天雕，严霜故打枯根草。不争把孤儿又杀坏了。可着他三百口冤仇甚人来报？

〔屠岸贾云〕老匹夫，你把孤儿藏在那里？快招出来，免受刑法。〔正末云〕我有什么孤儿藏在那里，谁见来？〔屠岸贾云〕你不招？令人，与我踩下去着实打者！〔做打科〕〔屠岸贾云〕这老匹夫赖肉顽皮，不肯招承，可恼可恼！程婴，这原是你出首的，就着你替我行杖者！〔程婴云〕元帅，小人是个草泽医士，撮药尚然腕弱，怎生行的杖？〔屠岸贾云〕程婴，你不行杖，敢怕指攀出你么？〔程婴云〕元帅，小人行杖便了。〔做拿杖子科，屠岸贾云〕程婴，我见你把棍子拣了又拣，只拣着那细棍子，敢怕打的他疼了，要指攀下你来？〔程婴云〕我就拿大棍子打者。〔屠岸贾云〕住者。你头里只拣着那细棍子打，如今你却拿起大棍子来，三两下打死了呵，你就做的个死无招对。〔程婴云〕着我拿细棍子又不是，拿大棍子又不是，好着我两下做人难也。〔屠岸贾云〕程婴，你只拿着那中等棍子打。公孙杵臼老匹夫，你可知道行仗的就是程婴么？〔程婴行杖科，云〕快招了者！〔三科了〕〔正末云〕哎哟，打了这一日，不似这几棍子打的我疼。是谁打我来？〔屠岸贾云〕是程婴打你来。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铲的打我那！〔程婴云〕元帅，打的这老头儿兀的不胡说哩。〔正末唱〕

【雁儿落】是那一个实丕丕将着粗棍敲，打的来痛杀杀精皮掉。我和你狠程婴有甚的仇？却教我老公孙受这般虐！

〔程婴云〕快招了者。〔正末云〕我招，我招！〔唱〕

【得胜令】打的我无缝可能逃，有口屈成招，莫不是那孤儿他知道，故意的把咱家指定了？〔程婴做慌科〕〔正末唱〕我委实的难熬，尚兀自强着牙根儿闹；暗地里偷瞧，只见他早唬的腿脰儿摇。

〔程婴云〕你快招罢，省得打杀你。〔正末云〕有，有，有。〔唱〕

【水仙子】俺二人商议要救这小儿曹。〔屠岸贾云〕可知道指攀下来也。你说二人，一个是你了，那一个是谁？你实说将出来，我饶你的性命。〔正末云〕你要我说那一个？我说我说。〔唱〕哎，一句话来到我舌尖上却咽了。〔屠岸贾云〕程婴，这桩事敢有你么？〔程婴云〕兀那老头儿，你休妄想平人！〔正末云〕程婴，你慌怎么？〔唱〕我怎生把你程婴道，似这般的有上梢无下梢。〔屠岸贾云〕你头里说两个，你怎生这一会儿可说无了？〔正末唱〕只被你打的来不知一个颠倒。〔屠岸贾云〕你还不说，我就打死你个老匹夫！〔正末唱〕遮莫便打的我皮都绽，肉尽销，休想我有半字儿攀着。

〔卒子抱徕儿上科，云〕元帅爷贺喜，土洞中搜出个赵氏孤儿来了也。〔屠岸贾笑科，云〕将那小的拿近前来，我亲自下手，剁做三段！兀那老匹夫，你道无有赵氏孤儿，这个是谁？〔正末唱〕

【川拨棹】你当日演神獒，把忠臣来扑咬。逼的他走死荒郊，刎死钢刀，缢死裙腰，将三百口全家老小尽行诛剿，并没那半个儿剩落，还不厌你心苗？

〔屠岸贾云〕我见了这孤儿，就不由我不恼也！〔正未唱〕

【七弟兄】我只见他左瞧、右瞧、怒咆哮，火不腾改变了狰狞貌，按狮蛮拽札起锦征袍，把龙泉扯离出沙鱼鞘。

〔屠岸贾怒云〕我拔出这剑来，一剑、两剑、三剑。〔程婴做惊疼科〕〔屠岸贾云〕把这一个小学种了三剑，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。〔正未唱〕

【梅花酒】呀，见孩儿卧血泊。那一个哭哭号号，这一个怨怨焦焦，连我也战战摇摇。直恁般歹做作，只除是没天道！呀，想孩儿离襁草，到今日恰十朝，刀下处怎耽饶，空生长枉劬劳，还说甚要防老。

【收江南】呀，兀的不是家富小儿骄。〔程婴掩泪科〕〔正未唱〕见程婴心似热油浇，泪珠儿不敢对人抛。背地里搵了，没来由割舍的亲生骨肉吃三刀。

〔云〕屠岸贾那贼，你试觑者，上有天哩，怎肯饶过的你？我死打什么不紧！〔唱〕

【鸳鸯煞】我七旬死后偏何老，这孩儿一岁死后偏何小。俺两个一处身亡，落的个万代名标。我嘱付你个后死的程婴，休别了横亡的赵朔。畅道是光阴过去的疾，冤仇报复的早。将那厮万刚千刀，切莫要轻轻的素放了。

〔正未撞科，云〕我撞阶基，觅个死处。〔下〕〔卒子报科，云〕公孙杵臼撞阶基身死了也。〔屠岸贾笑科〕那老匹夫既然撞死，可也罢了。〔做笑科，云〕程婴，这一桩里多亏了你。若不是你呵，如何杀的赵氏孤儿。〔程婴云〕元帅，小人原与赵氏无仇。一来救普国内众生，二来小人跟前也有个孩儿，未曾满月，若不搜的那赵氏孤儿出来，我这孩儿也无活的人也。〔屠岸贾云〕程婴，你是我心腹之人，不如只在我家中做个门客，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，在你跟前习文，送在我跟前演武。我也年近五旬，尚无子嗣，就将你的孩儿与我做个义儿。我偌大年纪了，后来我的官位，也等你的孩儿讨个应袭。你意下如何？〔程婴云〕多谢元帅抬举。〔屠岸贾诗云〕则为朝纲中独显赵盾，不由我心中生忿；如今消除了这点萌芽，方才是永无后衅。〔同下〕

## 第四折

〔屠岸贾领卒子上，云〕某，屠岸贾。自从杀了赵氏孤儿，可早二十年光景也。有程婴的孩儿，因为过继与我，唤做屠成。教的他十八般武艺，无有不拈，无有不会。这孩儿弓马倒强似我。就着我这孩儿的威力，早晚定计，弑了灵公，夺了晋国，可将我的官位都与孩儿做了，方是平生愿足。适才孩儿往教场中演习弓马去了，等他来时，再做商议。〔下〕〔程婴拿手卷上，诗云〕日月催人老，光阴趲少年；心中无限事，未敢尽明言。过日月好疾也，自到屠府中，今经二十年光景，抬举的我那孩儿二十岁，官名唤做程勃。我跟前习文，屠岸贾跟前习武。甚有机谋，熟娴弓马。那屠岸贾将我的孩儿十分见喜，他岂知就里的事。只是一件，连我这孩儿心下也还

是懵懵懂懂的。老夫今年六十五岁，倘或有些好歹呵，着谁人说与孩儿知道，替他赵氏报仇？以此踌躇展转，昼夜无眠。我如今将从前屈死的忠臣良将，画成一个手卷。倘若孩儿问老夫呵，我一桩桩剖说前事，这孩儿必然与父母报仇也！我且在书房中闷坐着，只等孩儿到来，自有个理会。〔正末扮程勃上，云〕某程勃是也。这壁厢爹爹是程婴，那壁厢爹爹可是屠岸贾。我白日演武，到晚习文。如今在教场中回来，见我这壁厢爹爹走一遭去也呵。〔唱〕

【中吕·粉蝶儿】引着些本部下军卒，提起来杀人心半星不惧。每日家习演兵书。凭着我，快相持，能对垒，直使的诸邦降伏。俺父亲英勇谁如，我拚着个尽心儿扶助。

【醉春风】我则待扶明主晋灵公，助贤臣屠岸贾。凭着我能文善武万人敌，俺父亲将我来许、许，可不道马壮人强，父慈子孝，怕什么主忧臣辱。

〔程婴云〕我展开这手卷。好可怜也！单为这赵氏孤儿，送了多少贤臣烈士，连我的孩儿也在这里面身死了也！〔正末云〕令人，接了马者。这壁厢爹爹在那里？〔卒子云〕在书房中看书哩。〔正末云〕令人，报复去。〔卒子报科，云〕有程勃来了也。〔程婴云〕着他过来。〔卒子云〕着过去。〔正末做见科，云〕这壁厢爹爹，您孩儿教场中回来了也。〔程婴云〕你吃饭去。〔正末云〕我出的这门来。想俺这壁厢爹爹，每日见我心中喜欢；今日见我来，心中可甚烦恼，垂泪不止，不知主着何意？我过去问他，谁欺负着你来？对您孩儿说，我不道的饶了他哩。〔程婴云〕我便与你说呵，也与你父亲母亲做不的主，你只吃饭去。〔程婴做掩泪科〕〔正末云〕兀的不奚幸杀我也！〔唱〕

【迎仙客】因甚的掩泪珠，〔程婴做吁气科〕〔正末唱〕气长吁？我恰才又定手向前来紧趋伏。〔带云〕则俺见这壁厢爹爹呵，〔唱〕懒支支恶心烦，勃腾腾生忿怒。〔带云〕是什么人敢欺负你来？〔唱〕我这里低首踌躇。〔带云〕既然没的人欺负你呵，〔唱〕那里是话不投机处。

〔程婴云〕程勃，你在书房中看书，我往后堂中去去再来。〔做遗手卷虚下〕〔正末云〕哦，元来遗下一个手卷在此。可是甚的文书，待我展开看咱。〔做看科，云〕好是奇怪。那个穿红的拽着恶犬，扑着个穿紫的，又有个拿瓜锤的打死了那恶犬。这一个手扶着一辆车，又是没半边车轮的。这一个自家撞死槐树之下。可是什么故事？又不写出个姓名，教我那里知道？〔唱〕

【红绣鞋】画着的是青鸦鸦几株桑树，闹炒炒一簇田夫，这一个可磕擦紧扶定一轮车。有一个将瓜锤亲手举，有一个触槐树早身殒，又一个恶犬儿只向着这穿紫的频去扑。

〔云〕待我再看来。这一个将军前面摆着弓弦、药酒、短刀三件，却将短刀自刎死了。怎么这一个将军也引剑自刎而死？又有个医人手扶着药箱儿跪着，这一个妇人抱着个小孩儿，却要交付医人的意思。呀！元来这妇人也将裙带自缢死了，好可怜人也！〔唱〕

【石榴花】我只见这一个身着锦襕，手引着弓弦、药酒、短刀。怎又有个将军自刎血模糊？这一个扶着药箱儿跪伏，这一个抱着小孩儿交付。可怜穿珠带玉良家妇，他将着裙带儿缢死何辜。好着我沉吟半晌无分诉，这画的是奚幸杀我也

闷葫芦！

〔云〕我仔细看来，那穿红的也好狠哩，又将一个白须老儿打的好苦也。〔唱〕

【斗鹌鹑】我则见这穿红的匹夫，将着这白须的来殴辱，兀的不恼乱我的心肠，气填我这肺腑！〔带云〕这一家儿若与我关亲呵，〔唱〕我可也不杀了贼臣不是丈夫，我可便敢与他做主。这血泊中躺的不知是那个亲丁，这市曹中杀的也不知是谁家上祖？

〔云〕到底只是不明白，须待俺这壁厢爹爹出来，问明这桩事，可也免的疑惑。〔程婴上，云〕程勃，我久听多时了也。〔正末云〕这壁厢爹爹，可说与您孩儿知道。〔程婴云〕程勃，你要我说这桩故事，倒也和你关亲哩。〔正末云〕你则明明白白的说与您孩儿咱。〔程婴云〕程勃，你听者，这桩儿故事好长哩。当初那穿红的和这穿紫的，元是一殿之臣，争奈两个文武不和，因此做下对头，已非一日。那穿红的想道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暗地遣一刺客，唤做锄麂，藏着短刀，越墙而过，要刺杀这穿紫的。谁想这穿紫的老宰辅，每夜烧香，祷告天地，专一片报国之心，无半点子家之意。那人道，我若刺了这个老宰辅，我便是逆天行事，断然不可；若回去见那穿红的，少不得是死。罢、罢、罢。〔诗云〕他手携利刃暗藏埋，因见忠良却悔来，方知公道明如日，此夜锄麂自触槐。〔正末云〕这个触槐而死的是锄麂么？〔程婴云〕可知是哩。这个穿紫的为春间劝农出到郊外，可在桑树下见一壮士，仰面张口而卧。穿紫的问其缘故。那壮士言某乃是灵辄，因每顿吃一斗米的饭，大主人家养活不过，将我赶逐出来。欲待摘他桑椹子吃，又道我偷他的，因此仰面而卧，等那桑椹子掉在口中便吃，掉不在口中，宁可饿死，不受人耻辱。穿紫的说，此烈士也。遂将酒食赐与饿夫，饱餐了一顿，不辞而去。这穿紫的并无嗔怒之心。程勃，这见得老宰辅的德量处。〔诗云〕为乘春令劝耕初，巡遍郊原日未晡；壶浆箪食因谁下，刚济桑间一饿夫。〔正末云〕哦，这桑树下饿夫，唤做灵辄。〔程婴云〕程勃，你紧记者。又一日，西戎国贡进神獒，是一只狗，身高四尺者，其名为獒。晋灵公将神獒赐与那穿红的。那穿红的正要谋害这穿紫的，即于后园中扎一草人，与穿紫的一般打扮，将草人腹中悬一付羊心肺，将神獒饿了五、七日，然后剖开草人腹中，饱餐一顿。如此演成百日，去向灵公说道，如今朝中岂无不忠不孝的人，怀着欺君之意。灵公问道，其人安在？那穿红的说，前者赐与臣的神獒，便能认的。那穿红的牵上神獒去，这穿紫的正立于殿上。那神獒认着是草人，向前便扑，赶的这穿紫的绕殿而走。傍边恼了一人，乃是殿前太尉提弥明，举起金瓜，打倒神獒，用手揪住脑勺皮，则一劈劈为两半。〔诗云〕贼臣奸计有千条，逼的忠良没处逃；殿前自有英雄汉，早将毒手劈神獒。〔正末云〕这只恶犬，唤做神獒。打死这恶犬的，是提弥明。〔程婴云〕是。那老宰辅出的殿门，正待上车，岂知被那穿红的把他那驷马车四马摘了二马，双轮摘了一轮，不能前去。傍边转过壮士，一臂扶轮，一手策马；磨衣见皮，磨皮见肉，磨肉见筋，磨筋见骨，磨骨见髓，捧毂推轮，逃往野外。你道这个是何人？可就是桑间饿夫灵辄者是也。〔诗云〕紫衣逃难出宫门，驷马双轮摘一轮；却是灵辄强扶归野外，报取桑间一饭恩。〔正末云〕您孩儿记的，元来就是仰卧于桑树下的那个灵辄。〔程婴云〕是。〔正末云〕这壁厢爹爹，这个穿红的那厮好狠也，他叫什么名氏？〔程婴云〕程勃，我忘了他姓名也。〔正末云〕这个穿紫的，可是姓什么？〔程婴云〕这个穿紫的，姓赵，是赵盾丞相。他和你也关亲哩。〔正末云〕您孩儿听的说有个赵盾丞相，倒也不曾挂

意。〔程婴云〕程勃，我今番说与你呵，你则紧紧记者。〔正末云〕那手卷上还有哩，你可再说与您孩儿听咱。〔程婴云〕那个穿红的，把这赵盾家三百口满门良贱诛尽杀绝了。止有一子赵朔，是个驸马，那穿红的诈传灵公的命，将三般朝典赐他，却是弓弦、药酒、短刀，要他凭着取一件自尽。其时公主腹怀有孕，赵朔遗言，我若死后，你添的个小厮儿呵，可名赵氏孤儿，与俺三百口报仇。谁想赵朔短刀刎死，那穿红的将公主囚禁府中，生下赵氏孤儿。那穿红的得知，早差下将军韩厥，把住府门，专防有人藏了孤儿出去。这公主有个门下心腹的人，唤做草泽医士程婴。〔正末云〕这壁厢爹爹，你敢就是他么？〔程婴云〕天下有多少同名同姓的人，他另是一个程婴。这公主将孤儿交付了那个程婴，就将裙带自缢而死。那程婴抱着这孤儿，来到府门上，撞见韩厥将军，搜出孤儿来，被程婴说了两句，谁想韩厥将军也拔剑自刎了。〔诗云〕那医人全无怕惧，将孤儿私藏出去；正撞见忠义将军，甘身死不教拿住。〔正末云〕这将军为赵氏孤儿，自刎身亡了，是个好男子。我记着他唤做韩厥。〔程婴云〕是、是、是，正是韩厥。谁想那穿红的得知，将普国内半岁之下、一月之上小孩儿每，都拘刷到他府来，每人刎做三剑，必然杀了赵氏孤儿。〔正末做怒科，云〕那穿红的好狠也！〔程婴云〕可知他狠哩。谁想这程婴也生的个孩儿，尚未满月，假装做赵氏孤儿，送到吕吕太平庄上公孙杵臼跟前。〔正末云〕那公孙杵臼却是何人？〔程婴云〕这个老宰辅，和赵盾是一殿之臣。程婴对他说道：老宰辅，你收着这赵氏孤儿，去报与穿红的，道程婴藏着孤儿，将俺父子一处身死。你抬举的孤儿成人长大，与他父母报仇，有何不可？公孙杵臼说道：我如今年迈了也。程婴，你舍的你这孩儿，假装做赵氏孤儿，藏在老夫跟前，你报与穿红的去，我与你孩儿一处身亡。你藏着孤儿，日后与他父母报仇才是。〔正末云〕他那个程婴肯舍他那孩儿么？〔程婴云〕他的性命也要舍哩，量他那孩儿打什么不紧？他将自己的孩儿假装做了孤儿，送与公孙杵臼处，报与那穿红的得知，将公孙杵臼三推六问，吊拷绷扒，追出那假的赵氏孤儿来，刎做三段。公孙杵臼自家撞阶而死。这桩事经今二十年光景了也。这赵氏孤儿见今长成二十岁，不能与父母报仇，说兀的做甚？〔诗云〕他一貌堂堂七尺躯，学成文武待何如；乘车祖父归何处，满门良贱尽遭诛。冷宫老母悬梁缢，法场亲父引刀殂；冤恨至今犹未报，枉做人间大丈夫。〔正末云〕你说了这一日，您孩儿如睡里梦里，只不省的。〔程婴云〕元来你还不知哩！如今那穿红的正是奸臣屠岸贾，赵盾是你公公，赵朔是你父亲，公主是你母亲。〔诗云〕我如今一一说到底，你刎地不知头共尾。我是存孤弃子老程婴，兀的赵氏孤儿便是你！〔正末云〕元来赵氏孤儿正是我！兀的不气杀我也！〔正末做倒，程婴扶科，云〕小主人苏醒者。〔正末云〕兀的不痛杀我也！〔唱〕

【普天乐】听的你说从初，才使我知缘故。空长了我这二十年的岁月，生了我这七尺的身躯。元来自刎的是父亲，自缢的咱老母。说到凄凉伤心处，便是那铁石人也放声啼哭。我拚着生擒那个老匹夫，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，更和那合宅的家属！

〔云〕你不说呵，您孩儿怎生知道？爹爹请坐，受你孩儿几拜。〔正末拜科〕〔程婴云〕今日成就了您赵家枝叶，送的俺一家儿剪草除根了也！〔做哭科，正末唱〕

【上小楼】若不是爹爹照觑，把您孩儿抬举，可不的二十年前早撻锋刃，久丧沟渠！恨只恨屠岸贾那匹夫，寻根拔树；险送的俺一家儿灭门绝户！

【么篇】他，他，他把俺一姓戮，我，我，我也还他九族屠。〔程婴云〕小主人，你休

大惊小怪的，恐怕屠贼知道。〔正末云〕我和他一不做二不休。〔唱〕那怕他牵着神獒，拥着家兵，使着权术；你只看这一个，那一个，都是为谁而卒？岂可做儿的倒安然如故！

〔云〕爹爹放心。到明日我先见过了主公，和那满朝的卿相，亲自杀那贼去。〔唱〕

【耍孩儿】到明朝若与仇人遇，我迎头儿把他当住。也不须别用军和卒，只将咱猿臂轻舒，早提翻玉勒雕鞍辔，扯下金花皂盖车，死狗似拖将去。我只问他人心安在，天理何如？

【二煞】谁着你使英雄忒使过，做冤仇能做毒，少不的一还一报无虚误。你当初屈勘公孙老，今日犹存赵氏孤。再休想咱容恕，我将他轻轻掷下，慢慢开除。

【一煞】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，剥了他花来簇几套服。把麻绳背绑在将军柱，把铁钳拔出他烂斑舌，把锥子生挑他贼眼珠，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，把钢锤敲残他骨髓，把钢铜切掉他头颅！

【煞尾】尚兀自勃腾腾怒怎消，黑沉沉怨未复。也只为二十年的逆子妄认他人父，到今日三百口的冤魂方才家自有主！〔下〕

〔程婴云〕到明日小主人必然擒拿这老贼，我须随后接应去来。〔下〕

## 第五折

〔外扮魏绛领张千上，云〕小官乃晋国上卿魏绛是也。方今悼公在位，有屠岸贾专权，将赵盾满门良贱尽皆杀绝。谁想赵朔门下有个程婴，掩藏了赵氏孤儿，今经二十年光景，改名程勃。今早奏知主公，要擒拿屠岸贾，雪父之仇。奉主公的命，道屠岸贾兵权太重，诚恐一时激变，着程勃暗暗的自行捉获，仍将他阖门良贱齧齧不留。成功之后，另加封赏。小官不敢轻泄，须亲对程勃传命去来。〔诗云〕忠臣受屠戮，沉冤二十年；今朝取奸贼，方知冤报冤。〔下〕〔正末躡马仗剑上，云〕某程勃，今早奏知主公，擒拿屠岸贾，报父祖之仇。这老贼是好无礼也呵，〔唱〕

【正宫·端正好】也不索列兵卒，排军将，动着些阔剑长枪。我今日报仇舍命诛奸党，总是他命尽也合身丧。

【滚绣球】只在这闹街坊，弄一场，我和他决无轻放，恰便似虎扑绵羊。我可也不索慌，不索忙，早把手脚儿十分打当，看那厮怎做堤防。我将这二十年积下冤仇报，三百口亡来性命偿，我便死也何妨。

〔云〕我只在这闹市中等候着，那老贼敢待来也。〔屠岸贾领卒子上，云〕今日在元帅府回还私宅中去。令人，摆开头踏，慢慢的行者。〔正末云〕兀的不是那老贼来了也。〔唱〕

【倘秀才】你看那雄赳赳头踏数行，闹攘攘跟随的在两厢。你看他腆着胸脯，装些儿势况。我这里骤马如流水，掣剑似秋霜，向前来堵当。



〔屠岸贾云〕屠成，你来做什么？〔正末云〕兀那老贼，我不是屠成，则我是赵氏孤儿。二十年前你将俺三百口满门良贱，诛尽杀绝，我今日擒拿你个老匹夫，报俺家的冤仇也！〔屠岸贾云〕谁这般道来？〔正末云〕是程婴道来。〔屠岸贾云〕这孩子手脚来的，不中，我只是走的干净。〔正末云〕你这贼走那里去？〔唱〕

**【笑和尚】**我、我、我尽威风八面扬；你、你、你怎挣揣怎拦挡！早、早、早唬的他魂飘荡；休、休、休再口强；是、是、是不商量；来、来、来可匹塔的提离了鞍鞵上。

〔正末做拿住科〕〔程婴慌上，云〕则怕小主人有失，我随后接应去。谢天地，小主人拿住屠岸贾了也。〔正末云〕令人，将这匹夫执缚定了，见主公去来。〔同下〕〔魏绛同张千上，云〕小官魏绛的便是。今有程勃擒拿屠岸贾去了。令人，门首觑者，若来时报复某知道。〔正末同程婴拿屠岸贾上〕〔正末云〕父亲，俺和你同见主公去来。〔见科，云〕老宰辅，可怜俺家三百口沉冤，今日拿住了屠岸贾也。〔魏绛云〕拿将过来。兀那屠岸贾，你这损害忠良的奸贼，今被程勃拿来，有何理说？〔屠岸贾云〕我成则为王，败则为虏。事已至此，惟求早死而已。〔正末云〕老宰辅与程勃做主咱。〔魏绛云〕屠岸贾，你今日要早死，我偏要你慢死。令人，与我将这贼钉上木驴，细细的刚上三千刀，皮肉都尽，方才断首开膛，休着他死的早了。〔正末唱〕

**【脱布衫】**将那厮钉木驴推上云阳，休便要断首开膛；直剁的他做一锅儿肉酱，也消不得俺满怀惆怅。

〔程婴云〕小主人，你今日报了冤仇，复了本姓，则可怜老汉一家儿皆无所靠也！〔正末唱〕

**【小梁州】**谁肯舍了亲儿把别姓藏？似你这恩德难忘。我待请个丹青妙手不寻常，传着你真容相，侍奉在俺家堂。

〔程婴云〕我有什么恩德在那里，劳小主人这等费心。〔正末唱〕

**【么篇】**你则那三年乳哺曾无旷，可不胜怀担十月时光。幸今朝出万死身无恙，便日夕里焚香供养，也报不的你养爷娘。

〔魏绛云〕程婴、程勃，你两个望阙跪者，听主公的命。〔词云〕则为屠岸贾损害忠良，百般的挠乱朝纲；将赵盾满门良贱，都一朝无罪遭殃。那其间颇多仗义，岂真谓天道微茫。幸孤儿能偿积怨，把奸臣身首分张。可复姓赐名赵武，袭父祖列爵卿行。韩厥后仍为上将，给程婴十顷田庄。老公孙立碑造墓，弥明辈概与褒扬。普国内从今更始，同瞻仰主德无疆。〔程婴、正末谢恩科〕〔正末唱〕

**【黄锺尾】**谢君恩普国多沾降，把奸贼全家尽灭亡。赐孤儿改名望，袭父祖拜卿相；忠义士各褒奖，是军官还职掌，是穷民与收养；已死丧给封葬，现生存受爵赏。这恩临似天广，端为谁敢虚让。誓捐生在战场，着邻邦并归向。落的个史册上标名，留与后人讲。

题目 公孙杵臼耻勘问

正名 赵氏孤儿大报仇